

华江

ONENESS

第53期 / 2025年9月

●●● 凝聚华人 汇集新知

人物专访 | 尼尔 - 笔尖下的文化融合
生活新趋 | 从厨余到艺术
你说我说 | 钱，要留给子孙吗？
保健养生 | 手指发麻莫轻视

专题报道

从移居 到宜居

小红点的生活魅力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和衷共濟 同濟隆新



我的新加坡声音
MY SINGAPORE VOICE

微电影大赛
MICRO FILM COMPETITION

丰厚奖金等待赢取!

UP TO
\$30,000
worth of cash prizes to be won!



意向报名截止日期 Register for Interest Deadline

31.12.2025

作品提交截止日期 Entry Submission Deadline

28.06.2026

参赛组别 Competition Categories

公开组、学生组 Open, Student

大赛小贴士! Competition Tips!

- ◆ 意向报名, 获取更多资讯!
Register your interest for more updates!
- ◆ 影片, 横竖都能提交!
Submit your entries in either portrait or landscape!
- ◆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Scan to find out more!



2025年，新加坡迎来建国60周年。60年，见证了一座城市从资源匮乏的小岛国，成长为全球瞩目的现代都市。为这样的里程碑，我们特别推出《从移居到宜居》专题。

“移居”与“宜居”，看似一组对照词，却在新加坡的语境下紧密相连。移居者带来新的视角与活力，宜居的城市则提供土壤与机会；两者相互成就，编织多彩斑斓的新加坡故事，其中有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也有静谧与活力的平衡。

在《人物专访》中，英国籍作家兼电台DJ尼尔，从他20多年的生活经验出发，带来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新加坡。他以轻松而犀利的视角，描绘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矛盾，以及它为何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饮食是观察文化的最佳窗口。《诱人寻味》借由“一碟饭”，介绍杂菜饭摊背后的历史与多元风味。从华人经济菜饭到娘惹、马来风味，这样一顿日常的午餐，其实浓缩了新加坡社会的多层次背景，也反映出人们和平共处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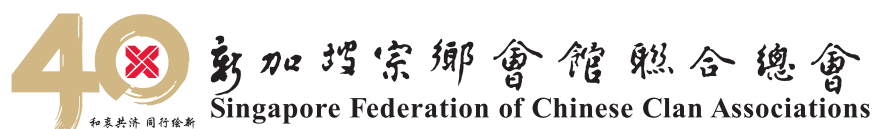
我们也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轨迹。两名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青年，在国民服役的挑战中，经历陌生、挣扎，最终收获了坚毅与担当。从最初的文化隔阂，到成为警官与消防队长，他们的旅程展现了在共同经历中的成长与融入。

另一方面，《生活新趋》的年轻艺术创业者把蛋壳、咖啡渣等厨余化为可塑黏土，让“垃圾”化身为艺术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体。这些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宜居，不只是物质条件的完善，更是一种不断创造、不断参与的生活态度。

宜居，也更关乎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对新移民而言，这里是他们选择安顿的新天地；对土生土长的一代来说，这是他们不断建设、不断守护的家园。移居与宜居，彼此呼应，形成了新加坡独特的故事线索。

回望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不断更新与包容的能力，也看到每个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愿新加坡的宜居之美，让我们更珍惜自己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旅程。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编务顾问	吴绍均、何雪芬
编委会主任	周兆呈
编辑委员会	卜清锺、李秉蕙、杨应群、陈展鹏、陈奕姣、运佳
总编辑	欧雅丽
编辑	罗一峰
特约撰稿	罗一峰、王振春、陈爱薇、钟芝娜
特约摄影	陈福洲、熊俊华
版面设计	王若诗
项目经理	叶宝莲
分色印刷	金合利印刷私人有限公司
承制	焦点出版（新报业媒体全资子公司）
出版准证	MDDI (P) 074/08/2025
出版日期	2025年9月（季刊）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65-6354 4078 Fax: 65-6354 4095
Website: www.sfcca.sg Email: oneness@sfcca.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04 专题报道 从移居到宜居 小红点的生活魅力

一群不同背景的新移民，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步伐。

14 人物专访 尼尔 - 笔尖下的文化融合 尴尬的小插曲、误会与笑料， 成了笔下最鲜活的故事素材。



19 新鲜人物 白丽平 游走钢筋与丝绸之间 她，用行动诠释女性的无限可能。



22 新地新情 服役军官养成记 他们的兵役之旅并不顺遂，却淬 炼出勇气与担当。

25 法律速递 你情我愿的法律红线 情投意合不等于免责， “爱”可能变成无法承受的代价。



28 宗亲乡情 双语新秀跨越文化之桥 四名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带着各自的梦想与使 命，搭建文化桥梁。

30 你说我说 钱，要留给 子孙吗？ 要么，留给子女； 要么，富养自己！ 你怎么看？



34 生活新趋 从厨余到艺术 蛋壳、咖啡渣等厨余变成可塑性黏 土，让“垃圾”化身为艺术与社会价值 的结合体。



事

物

36 城市回眸 棺材街上的马打厝

警署、棺材铺与咖啡店，交织着拘禁、死亡与市井烟火。

39 文化拼盘 闽帮200年传承足印

从义学到医院，从供水到大学，几代福建侨民如何奠定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基石。



42 诱人寻味 一碟饭的多元滋味

从华人传统的经济菜饭到娘惹、到马来风味，一道道述说多元文化融合的味蕾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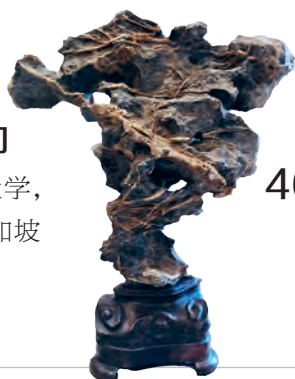
44 保健养生 手指发麻莫轻视

不只是疲劳与劳损，亦可能为大病先兆。



46 收藏记忆 灵石世界的凝视

山水、百兽与人影在石中浮现，唯有静者能见。



译文

49 The profile Island adventures

Bestselling author Neil Humphreys has written 32 books, and many of them are about life in his adopted home of Singapore.



50 Special report What makes Singapore liveable?

New immigrants share their thoughts on what makes this a good place to live, work, and play.



52 Across cultures Five In One Series: Hokkien Singaporeans

Hokkien community established itself relatively early, and became the largest of Singapore's five main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t wielded the most influence, and its leaders primarily came from prominent Chinese families with roots in Malacca.

53 Food talk A meal of mixing and matching

In Singapore, eateries that serve rice accompanied by your choice of individual servings of various dishe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从移居到宜居

小红点的生活魅力

文 | 罗一峰

图 | iStock、受访者提供

有人说，新加坡是一座会呼吸的城市。它的呼吸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气息，包容与尊重流淌于街头巷尾，连接着传统与创新、静谧与活力。正因为这股鲜活的生命力，新加坡在2025年再度荣获亚洲最佳城市的桂冠，同时也是全球幸福城市榜上前三。

这样的荣誉背后，是千万居民对生活质量与归属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无数新移民心中的理想落脚地。但从“移居”到“宜居”，是一段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去适应与融合，去发现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与节奏。

来自不同背景的新移民，用他们的故事，描绘出多元而立体的新加坡——不仅有现代化的建筑，更有生活的质感与温度。





有人用数据与细节，敏锐地观察着新加坡生活的便利与文化的包容；

有人感受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从体育设施到社区关怀的暖意；

有人强调实用的便利与表达观点的自由；

有人见证艺术与经济的交融，体会这座城市如何成为发展艺术的沃土；

还有人在音乐、交通与日常节奏中，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经历，是一场关于“移居”与“宜居”的真实对话，见证个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步伐。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2025年亚太区最佳城市》排名榜首的是新加坡，日本东京与韩国首尔分别为第二与第三。这是Resonance Consultancy的调查结果，排名根据宜居、受喜爱和繁荣程度来评比。

根据英国生活品质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世界最幸福城市》，新加坡被评选为全球第三幸福城市，强调其在公民、治理、环境、经济、健康与流动方面有卓越的表现。

人情， 是最美的底色



李志英

学会欣赏不同文化的美好。

1970年代，年仅17岁的李志英（新公民，原籍怡保），带着一身穷困与一张帆布床南下新加坡，踏上人生的奋斗之旅。她说，那时的月薪仅150元，白天在美发院当学徒，晚上挤在简陋的宿舍。正是因为家境清贫，肩负长女责任，她一心只想翻转命运。

最初她几番换店，还合伙失败，但她并不气馁。在听说从伦敦学成归来的发型师最吃香后，她心里又燃起了希望。无奈她没学历、没积蓄，所幸母亲的老板娘怜惜，把她带到英国。在那里，她身兼三职，一边在发型屋工作，一边读书，晚上还要到餐馆洗盘子补贴生活费。好在两年勤学苦练，不仅升级了手艺，更开阔了视野。

回国后再遇贵人，帮她在乌节路开了两家大型美发店，

曾带领18名发型师。新加坡成就了她的事业，也让她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学会了尊重与包容。如今，她88%的顾客

是马来人和印度人。

多年来，她经历过工人跳槽、竞争对手在隔壁开店、疫情迫使老店关闭，但新加坡的人情味始终围绕着她。朋友、顾客、同行的关心和信任，让她在风雨中坚持下来。

如今，她只保留在幸运商业中心开了25年的发型屋，笑说“该是半退休的时候了”。话虽如此，可她丝毫没有“退”的迹象，反而更热衷于参与讲演会、商会，甚至学习人工智能。“AI已成为我的秘书、助手，让我更懂行销，也帮我修图美化顾客的照片。”

志英感慨，“新加坡虽小，却是外地人向往的地方。”不过，她也坦言，聘请外劳的限制令小企业吃力，像她这样年纪的生意人，想再扩展却无力负担额外“10个人头”的人力成本。尽管如此，她仍感恩这片土地给予的机会、信任与友谊。

“新加坡教会我尊重每一个族群，他们不仅支持我的事业，更让我学会欣赏不同文化的美好。多年下来，我们不只是顾客与发型师的关系，更像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她总结出的人生金句是：“努力、谦卑、脾气好，人生就会好。”她的奋斗人生，也是小红点魅力的真实写照。



跨国界的艺术脉动

马梅玲（持就业准证，原籍雅加达）从事艺术事业30年，是林大艺术中心的创办人，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第三代。多年前，她从雅加达来到新加坡开设画廊，如今扎根狮城，也完成了个人艺术事业的蜕变。

2000年前后，印尼金融环境动荡，梅玲将部分艺术事业转到新加坡。“那时，这里还谈不上是艺术重镇，但安全、整洁、交通便利的城市环境，可让我和家人安心定居，也为艺术事业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

梅玲的艺术事业起步于印尼，专注于印尼艺术大师和当代艺术作品。她来到新加坡后因缘际会，把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带到印尼与新加坡。“如今我们的重点是当代艺术，除了绘画，雕塑在画廊里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随着时间推移，她见证了新加坡艺术市场的演变。“以前大家还在观望，但现在的藏家越来越专业，政府的支持也逐年加强。艺术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的画廊也在这片文化土壤中不断成长。2016年，她在北京设立分画廊，把东南亚与中国艺术市场串联起来。今年，她更将金庸人物雕塑展引入新加坡，让华人文化记忆以雕塑形式，融入本地人的日常想象。

梅玲眼中的新加坡，是理想的生活与事业基地——治安好、空气清新、语言沟通无碍，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与藏

家。她见证了本地艺术市场从观望到成熟的过程，也感受到政府在文化艺术上的持续支持，推动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她认为，经济和艺术息息相关。“经济越来越好，艺术自然会越来越蓬勃。人们收入和生活环境提升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提高。”

“财富能传承一代，但文化能延续几代。”她解释，财富只能解决生活，而文化与艺术的熏陶却能塑造家族的审美与精神底蕴，影响子孙的未来。

对她而言，新加坡不仅是家人安心成长的地方，也是艺术理想得以实现的沃土。她的跨国脚步，折射的正是这座宜居城市的魅力——安全、开放，能包容梦想，也能滋养文化。

马梅玲



财富能传承一代，但文化能延续几代。



一条路， 带动一片生活



高文泉

——
一条路线的开通，
往往催生了整个社区的再造。

2003年，高文泉（新公民，原籍天津）作为留学生首次踏足新加坡。他还记得当年从机场到市区那一路的感受——干净、有秩序，但明显是一座“密集”的城市。

20年过去，这座“密集”的城市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文泉是城市交通领域的资深专家，他以专业眼光回看这座城市，并指出交通是主导这座城市发展的脉络。

“早期的道路狭窄、公交不发达，整个城市感觉‘挤’而低效。”文泉回忆，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常跟他描述以往上下班要挤半天车，还有街道常堵的日子。

地铁网的逐步铺开，不只是提升通勤效率，更拉近了城市各个角落的距离，

重新定义了“中心”与“边缘”。

“交通网络的优化加强了区域之间的连接，也让城市布局有了更多弹性。这正是让街区更宜居、城市更整洁的关键。”

在他看来，交通不是一条条孤立的通道，而是一种

“生活通路”。一条路线的开通，往往会催生沿线的住宅、学校、公园、商圈，甚至整个社区的再造。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的交通发展步入新阶段：脚踏车道和步行道不断完善，有盖走廊延伸进社区深处，地下通道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让交通枢纽与生活空间无缝衔接，处处可见“交通枢纽+社区生活”的多功能空间。

最让他惊叹的是地下与空中空间的开发。“滨海湾金沙、星耀樟宜……这些地方不是单一功能的建筑，而是完整的‘立体城市’规模。”地铁到商场，再到无边泳池，交通与空间被压缩进一栋楼、一个节点。

高文泉相信，未来的交通变革将更强调“绿色”与“智慧”：更多骑行道、更人性化的步道系统、更无缝的公交衔接等。

“当我们在凉爽的地下连廊漫步，在准时抵达的地铁上阅读，在绿意盎然的骑行道上驰骋时，体验的不仅是出行便利，更能感受到一座城市对效率、公平与可持续性的不懈追求。”

从基础薄弱的小城市到现代化国际大都会，新加坡建国60年“是一段不短的历史，但也是起点”。他说，“城市永远在路上，交通就是它最诚实的足迹。”

城市从不停息，道路，是它不断更新的脉络。



无微不至 的幸福感



Ghazi Abu Taher (新公民, 原籍达卡) 是一名半退休的船长, 目前负责船舱的物流工作。上世纪90年代起, 他的船只频繁停靠新加坡, 只要有机会, 他总会下船走走。他说, “干净、漂亮又安全, 是新加坡给外地人的第一印象。”但真正打动他的, 是新加坡的教育。

“那时候, 孩子还小, 我和太太常说, 如果孩子能在这里读书就好了。”他看重的不只是学校本身, 更是社会秩序与价值观。2008年, 他留在新加坡工作, 全家在此扎根。

Ghazi说, 他在欧美等地的朋友都一致认为他选择了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这点他也深有体会。所谓安全, 他说, “我不是说普通的治安, 而是生活的每个部分, 你都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他举例, 政府推动的ActiveSG手机程序鼓励全民健身, 这在老龄化社会尤为重要。“我常去游泳, 从三四岁的孩子,

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都在同一个池里。我还常看到教练带着大家, 在音乐声中做水上操。”

他感慨, 这是政府前瞻性地守护健康, 不是被动的“生病了再给药”。“体育设施来到家门口, 让你不知不觉地习惯更健康的生活。”

Ghazi对新加坡的改变看得尤为细腻, “以前人行道不多, 现在无论烈日还是下雨, 几乎处处有遮蔽。人行道与脚踏车道也分开了, 井然有序, 体现出规划者的用心。”

他特别赞叹医疗与交通, “生病召唤救护车, 很快就到。医疗费虽然昂贵, 但享受的是世界级的治疗。孩子们上学上班, 也能安全回家。”

滨海湾花园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那里原是大海, 如今不只建起高楼, 还种满树木。世界很乱, 新加坡却是绿洲。”

在社群生活中, Ghazi是马来文化社群(MAAC)副主席, 推动文化活动。他去的清真寺每周开放两天给公众参观, 还设厨房分发食物给低收入者。“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十多个宗教, 但不同种族却能和睦相处的地方。”

Ghazi
Abu
Taher



世界很乱,
新加坡却是
绿洲。

言论自由的代价

Amit
Gilboa

不是你能说什么，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聆听。



Amit Gilboa（新公民，原籍阿尔巴尼）是一名音乐人，育有四子。他在迁居新加坡前曾在泰国生活三年，最终决定落户新加坡，主因是这里适合育儿的环境。

新加坡生活是舒适的，但这种舒适感并不只是“便利”这么简单。他解释，在一些国家，虽然设施如公共泳池、公园，名义上是开放的，但若需要花40分钟车程才能抵达，其实就称不上真正便利。



他举例，新加坡的公园、泳池、社区中心，就近、干净、安全，孩子们可以自己步行或骑车过去，无需依赖汽车接送。这种“可达性”和

“实用性”是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可以带孩子们骑脚车环岛，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他由衷感受到，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够轻松实现。

在美国长大的Amit，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有着深刻的理解。“我当然理解美国推崇的言论自由，言论可以是个人的意见陈述，不该受限制。”但他在新加坡的生活经验让他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

“我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没有人会听？有没有渠道让我的声音产生影响？”他说这比抽象的“绝对自由”更加务实。他强调，“在新加坡，我可以表达对政策的看法，提出建议，从来没人阻止我说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话是说不得的。”他认为，有时候“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理解得太过极端，比如你可以在大街上公然羞辱他人，或者发表极端的仇恨言论。”他说，“我不觉得那是我想要的自由。”

他理解，新加坡对言论设下某些限制，是为了维护种族和社会和谐。“每个社会都要按国情，决定把那条红线画在哪里。新加坡画的这条线，我觉得是合理的。”

“在新加坡，我可以安心养家育儿，可以在安全的街头表达意见，不用担心有人会因为政治观点而骚扰你。”他反问：“如果你可以畅所欲言，却没人听，没回应，这种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既可安家， 也可寻梦

杨千荭

对许多音乐工作者而言，新加坡也许不是个能让人一举成名的舞台。然而，对杨千荭（永久居民，原籍槟城）来说，这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光鲜亮丽，而是它的稳定、秩序和给予家庭的支持。它不梦幻，但有追逐梦想的空间。

千荭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多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参加过“粤语好声音”比赛，赢得新加坡区冠军，原本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却选择留在新加坡。

“我原本是代表新加坡与其他国家选手一起竞赛的，可比赛规则是一旦进入20强，就必须签约，签了约就不能随便驻唱。”她没有遗憾地说，我驻唱是为了有稳定的收入，这样才可以负担娘家的开销。

“你问我新加坡的魅力是什么？说实话，它不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地方。”她直率地说，“新加坡的魅力，是它不急躁，不喧闹，却让人一边过日子，一边把梦想延续下去。”她说得一点也不矫饰。许多同行选择北上港台，追逐更广阔的市场，而她选择留下，因为这里让她可以不必出名，也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

她的小儿子如今三岁。“我没有错过这一段岁月。”她露出浅笑。对她而言，幸福感不需要牺牲家庭生活去换取所谓的成功。在新加坡这个非发展音乐的舞台，她找到了音乐、家庭与责任三者的平衡点。

在新加坡的表演环境中，她感受到一种珍贵的自由，因为这里没有太多娱乐圈

的潜规则或复杂的人脉要应对，艺人的发展空间显得更清朗。“虽然在驻唱时观众未必都聚焦舞台，但我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她也因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环境，开启了新的音乐视野，“我是在新加坡才真正发现印尼市场的。那里的听众很喜欢八九十年代的华语金曲，和我的曲风很契合。”她不讳言，未来会积极拓展印尼的演出与音乐发行，并已成立自己的乐队，正在筹备新专辑。

在新加坡，不必孤注一掷，不必急于爆红。对千荭来说，所谓“宜居”，不是风景有多美、机会有多大，而是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与节奏感，让人可以安家，也可以寻梦。

一边过日子，
一边把梦想延
续下去。

小而美 的生活日常

Junko

新加坡的美，在于它的小。

从2003年移居新加坡至今，Junko Togashi（新公民，原籍东京）悄无声息地扎根。身为日英翻译员，她的日子大多静静地展开，不张扬、不热闹，却因为城市的节奏与气质，变得独特起来。

“我一直觉得新加坡的美，在于它的小”。Junko这样形容她住了20多年的城市，语气轻柔而坚定。

在她眼里，新加坡“地方小，却看得远。”新加坡处理冠病疫情的表现，就让她印象深刻。“虽然一开始有些乱，但从隔离、粮食供应、整合医疗资源，到最后的开放步伐，都做得有条不紊。”这让她真正感受到“安心”。

“很多人以为小国好管理，其实要
让一个城市高效有序，是很难的事。”

她说，不只是防疫，像数码支付系统、公积金储蓄制度等，也都井井有条、考虑周到。“生活中，你能感受到有人把各种小事考虑得很细致。”

不过，作为一名自由工作者，她坦言，“新加坡是赚钱的好地方，但不是花钱的好地方。”

因为物价高，不允许随便来一场冲动消费，所以她养成出国时一次性采购的习惯。旅行，也成为她调剂生活的方式，顺道去感受别处的四季与节奏。

很多人说新加坡的文创产业不够，可Junko却从不觉得无聊。反之，她的生活不乏文化气息：看音乐剧《音乐之声》，听喜多郎的演奏会，到土生博物馆看娘惹文化……她说这些体验让日子变得有层次、有节奏。“这里不是文创中心，却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驿站。”

食物，是文化的延伸，也是她的另一场新加坡冒险。“我还是不敢吃鸡脚、猪脚。”



榴莲，更是敬而远之。”除了自己熟悉的日本餐厅，她也乐于走进各族群的餐馆。“新加坡不缺好吃的，真正难的是打开心态去尝试。”她认为，一个人要真正融入城市，不能只靠语言或工作，“味觉，其实也很关键。”

她自认在新加坡已经“生活化”，但远没有“习惯化”。对城市的一切熟悉而不麻木，接受这个城市的节奏，也保留自己的节奏，Junko以自己安静的步伐，去品味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节。



从衣食住行 论宜居

赵俊恒

赵俊恒（新公民，原籍香港）生于中国内地，父亲是香港人，他三岁便随家人到香港生活，2005年移居狮城，他用五年时间成为新公民。俊恒是数据分析师，对数字敏感，也喜欢从价格去衡量一座城市的宜居度。

“买东西方便，这是新加坡的优点之一。”俊恒笑说，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网购，世界各地的商品在新加坡都能轻松买到，居家所需的大部分物品触手可及。然而，他坦言物价上涨让生活压力不小。“政府推出CDC购物券、SG60购物券等措施，确实能帮到居民，维持物价稳定。”

不过，谈到交通，他最不满的是车价。“高车价解决了塞车问题，却剥夺了拥车的乐趣。”他解释，虽然公交方便，但换乘、等车的时间无法由自己掌控。

“我不是环保人士，不会为了环保不驾车，但可以选择环保车。”

在居住方面，他对住屋政策给予高度肯定。“我在淡滨尼购置一间五房式单位，相对于香港，这里只等四年就拿到钥匙。搬进来后觉得很好，附近有超市和

大型家具店，走路就能到。”唯一的遗憾是周边餐饮选择不多，而早餐方面，他怀念香港的粥粉面和豆浆，觉得本地选择略显单调。

文化生活上，他欣赏新加坡的包容价值观，不同种族间的融洽感明显进步。但他认为娱乐与创意产业还有提升空间。“外国节目吸引人，是因为敢触碰争议性话题，本地电视剧过多教育意义。”他特别喜欢CNA等频道的英文纪录片，“内容细致，外人难接触的领域也会深入探讨，不同人有不同视角，非常吸引人。”反之，中文节目相对逊色，尤其演员的华语常显得生硬。

俊恒习惯从全局和细节双重视角评估问题。他认可新加坡在政策、治安和发展方向上的成就，“我希望在政策的执行上更加灵活，避免‘一刀切’，且多设立不同渠道深入聆听民意。”对他来说，宜居不仅是物质条件的充足与便利，更是文化、娱乐和日常体验的平衡。

希望在政策的执行上更加灵活，避免“一刀切”。

尼尔 笔尖下的文化融合

尴尬的小插曲、误会与笑料，成了笔下最鲜活的故事素材。

文 | 苏秉苓
图 | 陈福洲、受访者提供

A man with short, light brown hair and black-rimmed glasses is smiling at the camera. He is wearing a black polo shirt with a logo that says "MONEY FM 89.3 STAY AWAKE". He has his arms crossed and is standing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radio studio.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large clock on the wall and some studio equipment.

他的人生，常常从一个“笑场”开始。误闯守夜茶席、被学生喊“ang moh”、在澳大利亚住不到五年就思念狮城——这些“乌龙”与意外，最后都变成书页上的笑料与故事。作为作家、广播员和儿童故事讲述者，尼尔（Neil Humphreys）用幽默的笔，把尴尬写成传奇，把新加坡写成一座故事永远讲不完的城市。

故事 1

白事灯火下的夜宵

1996年11月的某个夜晚，21岁的尼尔，带着对世界的无尽好奇和装满梦想的行囊，踏上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从未想过，这一站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尼尔在大学时结识了来自新加坡的大伟。毕业后，大伟邀他来新加坡，于是他带着2000英镑和一个行李箱，住进了大伟的大巴窑三房式组屋。第一晚，他因时差关系辗转难眠，凌晨两点多，独自出门找食物。

他漫无目的地走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看似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看到桌上摆了小吃和茶水，他毫不客气地坐下享用起来。然而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原来是有人在办丧事，他吃的是给吊唁者准备的食物。

这场意外的文化碰撞让尼尔哭笑不得，也成为他初来乍到的一段“传奇”故事。这段经历后来收录在他的书里，每次谈起，都让许多人笑翻天。正是这种幽默而尴尬的经历，让他迅速融入这座城市，也成了他日后的创作源泉。



尼尔会到学校授课，并为自己的书签名。

故事 2

文字之梦的开始

尼尔是新加坡英文畅销书作家之一，至今已创作了32本书，作品以对新加坡的深入观察和幽默风格闻名。其中有记录他在新加坡生活经历的随笔，有儿童冒险故事，甚至犯罪小说等，通过旅居新加坡的外国人视角，介绍这里的独特风貌、情感和社会现象。

他说，以笔为生，纯属无心插柳。他自幼家贫，父母在他四岁时离异，他与姐姐由母亲独自抚养。11岁时参加学校的野外露营，是他首次出远门。露营结束后，老师要求学生把露营点滴写成感想文。

他以风趣又自嘲的笔触，描写了首次在外过夜的感想、对野外风景的细致观察、当时英国小学生流行的“接吻追逐”游戏等，还融入他对一个女孩的爱慕之情。这篇有别于其他流水账的感想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还特地让他在全校集会上朗读，结果在场同学听得入神，

而且笑声连连。

“这让我意识到，文字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够引发共鸣，带来欢笑，刺激思考。从那时起，我就爱上写作。”

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以一等学位毕业。原想当教师的他，毕业后在股票行实习半年，尽管收入不错，却发现自己不喜欢与数字打交道。由于他既爱旅游，也想到海外工作，琢磨着先探访老友大伟再到香港找工作。没想到，不到两星期，他便在新加坡找到英文创意写作和戏剧教师一职，理所当然留了下来。

当他首次到一间小学授课，一些小女生脱口喊出“ang moh”时，他误以为是对老师的称呼，心中感到莫名的亲切，“我觉得这个称呼风趣而且很新加坡式，我蛮喜欢的。”





尼尔热爱足球，他的评论幽默而独特，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声誉。

创意教学，是尼尔幽默感的延伸，他如鱼得水。在不同学校的教学经验，打开他窥探新加坡社会文化之窗。教学之余，喜爱足球的尼尔捧场丹戎巴葛足球队的比赛，加入足球粉丝俱乐部后，为俱乐部刊物免费写稿。机缘巧合，他的文章入了《海峡时报》记者的眼，邀他加入《海峡时报》，1999年起，他当了三年体育记者。

2002年，《今日报》邀他担任体育版主任，同时撰写体育专栏。他幽默的笔触、独有的切入点，赢得读者的喜爱，也让他在新加坡体育媒体界建立起名声，甚至有人“要我在报纸专栏上签名留念！”



2001年，尼尔发表了首部作品，记录他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此书大受欢迎，为他打开了职业作家之门。

故事

3

袋鼠大国，南柯一梦

2001年，他发表首部作品《来自小小岛屿的笔记》(Notes From an Even Smaller Island)，记录他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此书大受欢迎，连续三年成为本地畅销书之一。

之后的2003年和2006年，他分别发表第二和第三部同类主题的书——《来自同个岛屿的涂鸦》(Scribbles from the Same Island)和《来自美好岛屿的最后笔记》(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一个小国再怎么精彩，也跳不出面积的局限，新加坡许多鲜为人知景点都已收录其中，写作

素材渐渐匮乏，“我连林厝港墓地都去了，觉得没办法再找到新的感想。”于是，2006年底，他收拾包袱，与在国际学校当幼儿园教师的英国籍妻子，移居澳洲。

“这是个愚蠢的决定！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很懊恼自己的冲动。”在那里的五年，他继续为新加坡的报纸撰稿，也成了一名父亲。育儿心得成了新的写作素材。

慢节奏的生活，激发他发挥创意。他勤耕不辍，成了多产作家，包括记录为人父经历的《做我的宝贝》（Be my baby: On the road to Fatherhood），关于足球的小说《假球风波》（Match Fixer）以及《超级吸血鬼》（Premier Leech）。这些书籍渐渐让尼尔的名字走入东南亚和英国文坛。《超级吸血鬼》获英国足球杂志协会4-4-2评为年度最佳足球小说。

“我从新加坡赚到的稿费，比我从澳洲报章得到的稿费还多，新加坡商家还赞助我尿片。”

尼尔说，澳洲是个适合观光旅游的国度，绵延的海滩、广袤的森林、壮丽的沙漠和繁华的都市一应俱全。然而，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他来说，澳洲的生活节奏缓慢，更因为腹地广阔而出行耗时。

于是他在2011年重归狮城，继续追寻他的城市节奏，既充满机遇又不失便利。

“我午夜梦回时想念的家，竟然是新加坡，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除了是事业的起点，也因为独生女玫瑰（Abbie Rose）在新加坡有机会念华文，还无需担忧她的安危。女儿今年已经17岁，能说相当流利的华语。

对女儿的成长，尼尔只坚持两点。第一是把华文学好，第二是不能太早交男友。他说：“我比典型的新加坡父母还怕输，我坚持她一定要念华文，其他科目则由她选择。”他认为“兼通华文，才有优势”。



尼尔周末在FM 89.3电台兼职当广播员，女儿Abbie Rose也来兼职几个月。

故事 4

宛如24小时便利店的城市

“新加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24小时便利店，可能贵一点，但要什么有什么，触手可及，非常方便。”

尽管他在澳洲买了梦想中的房子和车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妻子始终没有归属感。“新加坡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对比许多国际大城市。尽管有时显得过于保守，但这里安全便利，没有肮脏街道、交通大堵塞、严重吸毒等问题。”

他如今家住盛港，想享受大自然的郁郁葱葱时，就在公园连道骑脚踏车；想欣赏文化表演时，不到一小时的地铁车程，就能来到剧院；穿着短裤拖鞋，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小贩中心，素食摊老板娘还熟悉尼尔的喜好，不用他开口点菜就已盛好。

周末，他到新报业媒体的FM 89.3电台兼职当广播员；平日偶尔到学府或机构办讲座，或出席出版社安排的签书和促销活动，或是边散步边自言自语，构思新书或新的媒体创作。热爱大自然的尼尔，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大使，以及黑猩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协会（Jane Goodall Institute）副董事长。

这种时而简朴时而忙碌的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他说，由于出生贫困，自小就在一个朴实的多元种族邻里成长，所以他没有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更大程度，是他“厚脸皮”的自嘲、幽默和豁达的性格，帮助他迅速融入新加坡的生活。

故事 5

幽默是创作的灵魂

选择耕耘文字，似乎与现代盛行风背道而驰。创作枯竭、人工智能取代、读者越来越少等几个顾虑，油然而生。

在创作方面，幽默是尼尔作品的重要元素。尼尔一直相信，幽默来源于对自身的调侃和对世界的观察。而且写作的秘诀在于捕捉那些不寻常的时刻，而非一成不变的日常。年轻的作家不要模仿他人，而是应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把独特的体验转化为文字。

“在新加坡，我发现人们通常不太轻易自嘲，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教育和文化一直强调‘第一’‘不能失败’。但我觉得通过自嘲和调侃，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建立一种温暖的关系。我常常在作品中分享自己在新加坡的各种趣事，比如误入丧礼，这能展示我的幽默感，还有对生活的观察。”

尼尔的书中，很多女人当家、坚强勇敢的情节，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敬仰，“我的母亲、祖母、妻

子和阿姨们都独当一面，而且能力很强，不是男人的花瓶。”

创意，可以被教吗？
“可以，但这需要一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持续思考。它就像是一种肌肉训练，需要不断地锻炼和挑战，才能越做越好。”

他坚持的是，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进行创作，“我会以八到11岁的小学生为主要对象之一，写更多吸引他们阅读的作品，且内容必须是原创、充满幽默感。”



2010年2月，尼尔带着女儿在英格兰一处人烟罕至的地方看皑皑白雪。那里有一座六世纪的教堂。

左图是尼尔与他创作的足球题材作品。



故事 6

再次走出狮城？

尼尔回忆说，数年前到冰岛旅行时，在超市巧遇新加坡人，“听到那口熟悉的新加坡式英语，突然觉得很亲切、很感动，我想，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不过，如果女儿去其他地方念书生活，我会跟着去。”

作为“廿四孝”的父亲，尼尔对东方社会讲究的“孝道”，从嗤之以鼻到赞誉有加。这必须从他初到新加坡当创意教师时说起，一名10岁的华裔学生在作文里提到filial piety（孝道），说长大后要孝顺父母。“我心想10岁的孩子怎会知道孝道？然后我意识到，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起初，他对孝道持怀疑态度，觉得这种文化有点功利和交易性。就像一台自动提款机，父母投入多少，将来就向子女索回多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它与我接触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在西方，我们更倾向于让孩子独立飞翔，不期待回报，养育孩子之后就完成了我们的责任。”

然而，当他看到大伟如何照顾母亲，如何不抱怨也不离弃时，他开始反思这种“生命循环”的观念：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反哺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关怀。

“亚洲文化的孝道让我更多地反思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也开始向她表达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回去探望她时，还学新加坡人一样给她钱。”

他说，在新加坡，“叔叔阿姨”是年长者的代号，“我希望这种尊重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亚洲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

白丽平 游走钢筋与丝绸之间

文 | 钟芝娜 图 | 受访者提供

在男性主导的基建行业，她是破浪前行的掌舵者；在时尚界，她是汇聚女性力量的创意推手。她，用行动诠释女性的无限可能。

第一眼看到本地女企业家白丽平的IG账号，就被她的时尚与靓丽惊艳到。令人艳羡的还有她精彩的斜杠人生，她不仅是基建工程公司昇达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还拥有自创的时尚品牌societyA，并联合创立美容品牌NAIIAN。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完美切换角色，40岁白丽平认为，女性不应该给自己设限。“无论是谁，身处什么境地，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忘初心，都能活出精彩。”她希望透过自己的各个角色和平台，激励女性勇于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以积极的心态争取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基建行业开拓新局

白丽平掌舵的昇达集团，由她的父亲于1985年创立。公司的成长与新加坡的发展和水资源故事紧密相连：从第二个“水龙头”——柔佛进口水，到第三个“水龙头”——新生水的管网建设，昇达集团一直是其中的重要服务供应商。

经过40年的发展，昇达已经从一家铺设水管的二手承包商，发展为拥有400名员工的集团公司，业务涵盖水管工程、建筑、器材出租，以及相关产品与服务等。自2000年以来，昇达已在全岛铺设超过170公里的水管道。

白丽平是在2008年加入昇达。虽然她在大学主修历史，没有工程师资格，但并非对家族事业一无所知。自小，她就经常跟着父亲进出公司，耳濡目染下，“基建”一点一滴融进她的血液里。

对于这个阳刚的事业，她抱持“做就对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态度，在日常中积累经验，掌握经商之道，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公司不断创新与拓展。2018年，她升任昇达集团首席执行官。

在她看来，公司是一个平台，而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并汇聚人才，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所长。正是依靠专业



无论是在基建、时装或美容事业上，白丽平都展现出独特的个性。



白丽平从集团主席手中接过15年长期服务奖。

人才，公司才能取得进步。她说，“如果领导者只能做自己懂的事，那公司就没有创新的可能。”

她更专注的是整合资源、塑造品牌，并希望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与其依赖人才，不如汇聚人才，以共同的抱负和价值观推动公司前行。我虽是领导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也像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熟悉彼此的频率，能够在共同理解与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起掌舵这艘母舰。”



谈及管理心得，她说，“个人职务不重要，我是谁、我做了什么，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和日常琐碎工作堆积起来的。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除了带领大家创造盈利之外，如何驱动团队的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激发大家的创新性和使命感，更为重要。”

在以男性为主的基建行业，白丽平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以刚柔并济的管理和领导方式推进公司的发展，以更温和的方式影响和激励团队。她说，“善用团队的优势，就能见证奇迹。”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坚毅不拔的意志和喜欢挑战既定模式的个性，她清楚内心所求，并勇于实现梦想。

用时尚与科技定义美

白丽平的梦想不只一个。

多年来，她频繁往来于欧美与亚洲各地，发现许多亚洲设计师在设计上独具匠心，用料也十分讲究。但受限于亚洲人性格上的内敛含蓄，他们往往不善于推销

和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白丽平创立了

societyA，与多名亚洲设计师合作，汇

集来自不同国家的品牌，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让更多人认识并欣赏这些作品。目前，societyA在义安城设有

专卖店，顾客也可通过官网进行

线上选购。

在她看来，与其说societyA

是个服装店，不如说是个小型社

区。她希望透过这个社群，女性

能焕发出各自的特质，实现自我

价值。“你的人生由你主宰，我们

应该有自己的目标，我想做什么，要成为

怎样的自己，应该遵从内心，而不是满足

他人的期望。要勇敢踏出第一步，用实际行

动去改变，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实现

自我价值的过程。”

秉持着相同的理念与愿景，白丽平还联合创立了NAIIAN，

一个借助干细胞技术打造的美容护肤品牌。她说，“源自干细胞

技术的先进生物科技，已进入美妆领域，成为新一代的护肤理

念，通过生长因子激发皮肤的再生与修复力。”

无论是societyA还是NAIIAN，顾客购买的不仅是产品，也

见证了自我成长与蜕变的旅程。白丽平坚信，“每一名女性都值得

为自己的成长喝彩。”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名牌加身，重要的是建立个人IP，或者说个

人品牌，找到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赋值。“做一个独特有个性的自

己，就像自己独有的签名一样。”

在家庭与公益中播种希望

身为四个孩子的妈妈，白丽平把自己定位为“导师型”妈妈，

而非单纯的“功能型”妈妈。她享受和孩子一起的欢乐时光，但

不愿把自己局限于日常的家庭琐事。“我更希望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成为亦师亦友的引导者，尊重他们的独特个性，陪伴他们

探索人生。”

在家庭之外，除了身体力行地激励女

性发掘自身的无限可能与独特魅力，她也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帮助女性成长、关怀

弱势群体。她曾是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

董事会成员，并在2023年至2024年连续两

年为慈善高尔夫球赛筹款。目前，她活跃于

青年总裁协会。

她希望通过建设社区和团结力量，让

新加坡更加闪耀。“慈善始于家庭，任何

形式的帮助都是一份力，我希望金钱不会被

视为行善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提升大

众对弱势群体需求的关注，以及对慈善必

要性的认知。”



工地现场正在进行水管道的铺设工作。



服役军官养成记

一个踏上警察训练之路，一个在消防员训练中不断挑战自己。他们的兵役之旅并不顺遂，却淬炼出勇气与担当。

文 | 叶宝莲 图 | 受访者提供



国民服役对一些人来说是可预见的两年军旅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的逆袭之路。本篇聚焦的两名年轻人：葛天放与Nihaal Manaf，虽背景迥异，却都曾在服役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冲击、自我怀疑与身心挑战。且看他们如何从不安走向坚定、从挣扎中找回自我，并在压力中更上层楼。

上图：Nihaal服役期间在船上接受消防训练。
下图：葛天放（右）完成特警训练后在镇暴警车前与同伴合影。

故事一

医官的文化冲击

“其实刚进兵营的时候，我是懵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来自中国上海、现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的葛天放，很直白地说出他的入伍初体验。

葛天放是在九岁时随母亲工作迁居新加坡，相对高昂的生活费和初来乍到的不适应，给这对母子带来了不少挑战。不过，他在国际学校上课还挺开心的，结交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国际学校圈子较小，我当时没几个新加坡的朋友，也没能完全体验到新加坡的文化”。

因此，得知要服兵役时，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他虽然对自己的体能蛮自信，但对即将进入的警队服役仍感不安。

“我对警队纪律和管理方面比较陌生和紧张”，虽然提前问了朋友，但他坦承“有点焦虑”。



葛天放提前退出兵役上大学，目前是医科二年级。毕业后，他会以军医的身份完成剩下的一年多兵役。

果不其然，文化冲击在开始接受基本军训时显现出来。他不习惯教官的新加坡口音，有时会因没听懂而产生误解，“当时我就很后悔没有早点多交些本地朋友，要不然沟通起来会顺利一些。”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迅速学习，几周后终于适应了”。

被分派到警察部队后，他深刻体会到“纪律”二字的分量。

“比如警服必须笔挺，靴子必须发亮，步伐要完美”。这些要求是出于警察公众形象的考量。虽然训练中不乏严厉训斥，有时也会被处罚，但回到宿舍后和同伴一起放松自我，是最开心和幸福的时刻。

谈及服役带来的收获，葛天放表示，训练中一次次地突破了自己的认知极限，学会了许多技能，如擒敌术、救人技巧，甚至使用MP5冲锋枪射击等。这些经历在他当兵之前难以想象。但他说，真正的“意外收获”，是在完成服役后才显现出来。

“我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冷静，感觉经历过‘地狱周’的考验后，很多事情都不足为惧了”。

服役也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以前我经常为小事担忧，脑子里老想着去做某件事，但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现在我担心的事情变少了，反而执行力增强了。”

回想当初，母亲反对他参加特警训练，“但我说服了她，让她相信这是个磨炼的机会，能借此塑造和提升自己，最后她全力支持我。”

葛天放是在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后提前退出兵役，目前读大二。毕业后，他会以军医的身份完成剩下的一年多兵役。对于未来，他计划在新加坡从医，也可能继续深造。“服役带给我的最珍贵礼物，是培养出坚持不懈的毅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

他给新兵的建议是，“摆正心态、放轻松，不用想太多，努力做好自己。珍惜身边的同袍、尊敬长官，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抱着好奇心去体验和观察，你会发现这段奇特经历将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故事二

消防队长迎难而上

Nihaal Manaf没想有一天会被送到印度的寄宿学校，从中三待到高中毕业。四年的寄宿生活让他措手不及，也让他领悟到“事在人为”。



完成消防队长课程的Nihaal（中）和他在服役中结识的朋友合影。

2021年5月，他回新加坡等待入伍。原以为国民服役只是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结果却是一段让他不断挑战自我、塑造自我的宝贵经历。从一名新兵蜕变成消防队长，他的逆袭之旅再次印证了“事在人为”。他说，“只要愿意尝试和努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回顾入伍之前，Nihaal确实做过一些准备，“我看了《新兵正传》和网上与国民服役相关的视频。但事实证明，光靠看电影就幻想能为接下来的巨变做好准备，实在是太天真了。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加强体能训练。”

“入伍后，意外的挑战接踵而至。我常想，如果自己是消防员或急救人员，那该多好，但我能做到吗？”他知道，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己。所以，他克服心理障碍，逐渐建立起自信，并与同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他成功进入第90期消防员课程，并在一年内完成了消防



国民服役人员模拟在有害物质污染的环境中，合力用担架拯救伤员。下面圆图中是侦察火患情况的仪器。

员课程（Basic Fire Fighting Training）、分队长课程（Section Commander Course）和消防队长课程（Rota Commander Course）。每一关都比上一关难，但最终他成功了，从一个新兵一路晋升为中尉（Lieutenant, NSF最高军衔）。

消防队长课程的终极挑战，是带着全副消防装备攀登一栋51层（280米）高的大楼。回首当时的情景，他说，“最后10层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抽筋，但当我站在楼顶，看着新加坡夜空，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做到了。”



Nihaal最终成为一名排长（Platoon Commander）。在服役的最后六个月里，他还发起了一个项目——“SCDF MyWellness—你口袋里的中士”。它是一个面向新兵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回答有关国民服役、训练等问题，并提供重要资源，如热线电话。目前，该项目正在民防学院进行测试。

Nihaal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二年级学生。他坦承，国民服役教会他走出舒适区，培养坚韧的意志，同时与队友一同成长。

对于新兵，Nihaal说，“面对困难时，可以尝试逐步突破自我极限，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尤为重要。”



你情我愿的 法律红线

恋爱不分年龄，但法律有底线，情投意合不等于免责，一旦越界，“爱”可能变成无法承受的代价。



文 | 黄锦西律师 MUNGVERSE LLC管理合伙人 图 | iStock

都说恋爱不分年龄，自然也不违法。然而，若一方成年，另一方未成年，则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未成年一方的父母可能会反对，学校也会关注。最重要的是，法律为了保护未成年男女，预设了好几条红线，一旦踩线就要面对严厉的法律后果。

最近就有报道说，一名美发师明知少女年仅15岁，仍展开追求，还与对方胡搞，结果被判坐牢16个月。根据儿童及青少年法令及新加坡刑法，18岁以下的皆为未成年 (minor)。14至16岁是青少年 (young person)，14岁以下儿童 (child)。年龄越小，法律保护越严。



1 你情我愿发生关系，就可以忽略年龄吗？

当然是不可以。下面是几条重要的红线：按刑法第376A条，若与16岁以下者发生性关系，即便对方同意也属犯法，可被判监长达10年或加罚款。若双方之间存在剥削性关系，还可能加鞭刑。

同上条文，若与14岁以下者发生性关系，可被判监至少八年，并最长20年，外加罚款及12下鞭刑。

按刑法376EA条，18岁以上者，若与受害人有剥削性关系*，通过认识或通讯方式（至少一次）与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受害人结识，并意图利用受害人的脆弱性，做出性诱拐行为，可被判监长达三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若真的发生性关系，则触犯罪行更严重的376AA条，可被判监15年并加鞭刑。

*剥削性关系指犯罪一方是受害人的父母、监护人、老师、宗教师、教练、医生或律师等。若他们利用这种权势或不对等地位，或通过受害人的信任性诱拐较为柔弱的受害人，则是剥削性的性诱拐。

2 若没有性关系，只是抚摸或接吻违法吗？

根据儿童及青少年法令第八条：若与16岁以下者有淫秽和猥亵行为（不雅行为）；或未得到16岁以上18岁以下者的同意，与之有不雅行为；或与16岁以上但18岁以下者，即便在受害人同意下，发生不雅行为，也属犯法。犯者可被判罚款多达1万元或监禁长达五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可被判罚款多达2万元或监禁长达七年或两者兼施。

其他保护未成年男女的法律还包括防止骚扰法令、电影法令，以及互联网行为守则等，这里就不详述。所以，即便你情我愿，也不能忽略年龄，更要懂得自制，避免踩到法律红线。

3 你情我愿，几岁都可以结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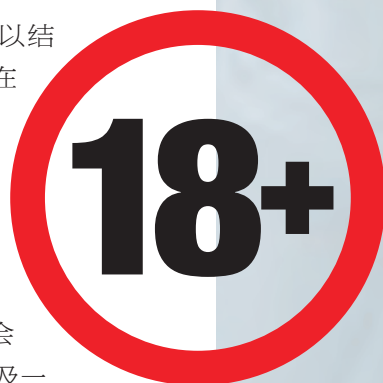
根据妇女宪章第九节，原则上满18岁就可以结婚。申请结婚时，只要其中一方满18岁但在21岁以下，就须征得父母同意，并且上一个约四到六周的婚前准备课程。若申请结婚时，年龄小过18岁，则不仅要父母同意，还要拿到部长签发的特别结婚准证（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官员全面评估申请者是否适合结婚）。

婚前准备课程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属下的社会服务部、婚姻注册局，及一些慈善机构如飞跃家庭服务中心、教会等。课程内容包括：对婚姻的期望；对婚姻设定的目标；信任与承诺；义务与责任；理财知识；怀孕与家庭计划；相互交流与矛盾处理；育儿之道；职业与技能发展；与姻亲相处之道，以及如何融入新加坡社会。

4 不同国籍的两人，未婚生子，孩子的国籍属哪国？

根据新加坡宪法第122条，若父亲是新加坡公民，且孩子是婚生，或生父承认下出生，孩子一般可以获得新加坡国籍。若母亲是新加坡公民，在国外或在本地生下孩子，不论是否结婚，孩子一般也可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

但如果孩子出生时，父母没有结婚而只有父亲是新加坡公民，那孩子能否获得新加坡国籍，就要看父亲是否承认孩子是亲生的，如在出生证上登记为父亲。又或父亲与孩子之间是否有法律上的关系，如DNA证明或其他法律文件确认。通常可以向移民与关卡局（ICA）申请国籍登记。申请时须提供各种证明关系的相关文件。



5 未婚生子, 孩子在法律上属谁?

若父母未婚, 孩子的监护权 (custody) 和抚养权 (care and control) 的归属如下: 法律默认母亲有监护权和抚养权 (根据2017年的法庭判例)。父亲若要争取权利, 就必须承认孩子 (例如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孩子的出生证上, 或向家事法院申请合法监护或探视权)。

至于孩子的姓氏, 若是婚生, 当然冠父亲的姓, 若是非婚生, 法律上默认孩子可随母亲姓氏 (除非父亲主动在孩子的出生证上留名)。

6 未婚生子, 可追讨育儿费吗? 是否可以追算? 追算期多长?

根据妇女宪章, 即便孩子并非婚生, 父母有责任抚养他。第68条指出, 无论孩子是在任何一方或其他人的照管下, 也无论是婚生或非婚生, 父母都必须为孩子提供住宿、衣着、食物及教育或这方面的费用。

第69(2)条说, 如果孩子的监护人或照管人能够提供证据, 指父母的其中一方有忽视或拒绝为其孩子提供合理的抚养费的话, 可要求家事法庭下令有关一方提供抚养费。法庭在颁发庭令时, 会考虑以下因素: 包括孩子的经济要求; 孩子是否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残疾; 在父母其中一方忽视或拒绝抚养之前, 孩子的生活水平。

若孩子已满21岁, 则法庭不会颁发庭令, 除非情况特殊, 如孩子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残疾, 或正要或正在国民服役等。

至于可否追讨过去的抚养费, 宪章第70(A)(3)条表明可以追讨, 追讨期从申请时倒算最多三年, 除非有非常特殊的个别情况。申请人必须提供孩子的出生证, 尽量备齐过去花费的证据 (但无须每次开销都提供收据)。法庭也可下令被追讨人的雇主, 直接从其薪水中扣除抚养费。



双语新秀 跨越文化之桥

四名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带着各自的梦想与使命，搭建文化桥梁。



今年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左起：陈思静、黄政勋、李宇雯、林启雯。小图是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颁奖礼上致辞。

23岁的黄政勋是华巫混血儿，他自学唐诗宋词，多看多讲增加中文词汇，凭借个人努力和优异成绩，成为首名获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的混血儿，8月底赴中国复旦大学主修金融。



从补习到大学之路

黄政勋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妈妈是华人，爸爸是马来人。高中毕业后原本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与商科

文 | 钟芝娜

图 | 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提供

双学位课程，但当时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的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仅仅读了半年大学就退学，转而到私人补习中心教数学和物理。为了多赚钱，他朝九晚九，一周七天无休。

由于他教的多数是中国学生，为了更好地理解学生的思考方式，并教好他们，他开始多以华语沟通，与此同时，也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与华文的兴趣。

他说，尽管妈妈是华人，小学的母语也是华语，但直到高中的华文水平还是在边缘线上，用华语教学还是颇具挑战，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华语。除了在日常交流中学习，他也浏览华文社交媒体，并且学习唐诗宋词。他的教学热忱和超强的学习能力获得补习中心认可，获得“金牌导师”称号。

在教学的过程中，黄政勋深感学无止境，没能完成大学教育始终是一个遗憾，“我其实挺喜欢学习，失去了才更懂得珍惜，我觉得就这样放弃很可惜。”于是他申请宗乡总会的奖学金，到中国深造。

他说，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他渴望投入这一历史进程，与亚洲最具潜力的同龄人砥砺前行，共同成长。他期许未来在金融界施展所学，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共荣的桥梁。

身为华巫混血儿，能获得宗乡总会的奖学金，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和肯定。他希望“不辜负这份荣誉，将来能作为华巫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促进我国的种族和谐尽一分力。”

宗乡总会是自2011年颁发奖学金，旨在为我国培育双语双文化优秀人才。每年的奖学金高达1万5000新元，没有合约限制，只求奖学金得主在假期到宗乡总会或其属会实习。今年，共四人从12份申请中脱颖而出。

除了黄政勋，其他三名得主是：华侨中学（高中部）的李宇雯和林启雯，到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和经济学院深造；义安理工学院的陈思静，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修。



四名得奖者在12份申请中脱颖而出。居中的黄政勋更是首名获得宗乡总会奖学金的混血儿。图为他们在颁奖礼上与蔡其生会长合影。

从当义工到对金融界的憧憬

19岁的林启雯毕业于华侨中学，曾连续四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奖学金。课业之外，她也积极投身社区服务，在巴西立一樟宜集选区的接见选民活动中当义工。她也是福州会馆华乐团打击乐组长。

当义工，源于中四时参加青年治理项目，参观接见选民活动后深受触动。过去四年来，她致力于协助居民撰写求助信，解决生活难题，改善处境。社区服务的经历让她体会到政策推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未来，她希望将来加入金融管理局，把在大学所学用于公共服务，参与本地金融体系发展。

从学校舞台走向国际关系

同样19岁的李宇雯，毕业于华侨中学，活跃于校内中文学会戏剧社“黄城夜韵”，当过演员和导演，也热爱写作，连续三年参加全国中学编采比赛，获奖无数。她决定主修国际关系，希望借助北京大学的平台，培养多元思维，善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与创新思维，为新加坡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21岁的陈思静则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商务专业，曾在通商中国工作一年，参与策划“慧眼中国环球论坛”，负责统筹超过600名国际参加者的报名流程，确保活动高效有序。她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录取，希望通过系统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将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光发热。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颁奖礼致辞时语重心长地说，新加坡和华社的长远发展，需要更多双语双文化的新生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才能，为华社贡献所长，造福社会。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pair of hands, likely belonging to an adult and a child, gently cupping a small, clear glass jar. The jar is filled with various coins, including a large silver coin with a portrait and several smaller gold and silver coin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light teal color.

钱

要留给子孙吗？

赚来的钱，总得有人花。有人努力一辈子，把积蓄留给子女，希望他们过得好；也有人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活好自己才最实在。钱，该留给后代，还是留给自己？

图 | iStock



Win Min
清洁公司主管

我觉得问题不是“把钱用作自己享受，还是留给子孙”，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责任和价值，尤其是做父亲的。

对我来说，我一定会留给孩子。很多人会说，如果要留给孩子，那自己是不是就不能享受生活？我不这么想。我现在还在打拼，为的是让将来的生活可以稳定一些。我计划买几间店屋，一间自己住，一间开杂货店，其他的出租。等我年纪大了，靠这些资产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到时候，这些资产自然也会传下去给孩子，让他们有一个起点，不需要白手起家。

但重点真的不只是钱。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真正传承给孩子的，是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创业精神，还有我这些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经验。他们不只是接收一笔资产，而是要明白，拥有资源是一回事，妥善管理资产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没有规划能力，再多的钱也可能很快用完。但如果他们有责任感、有眼光、有担

当，就算资源不多，也能慢慢建立起来。

所以我也会从小教他们生活技能，比如理财、做生意、投资的基本知识，还有做人处事的方法。这些才是可以长久使用，甚至代代相传的能力。

以我来说，将来会留下一笔不小的资产给孩子。至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份资产，就要看他们的态度和能力。这是他们的人生功课，不是我可以替他们完成的，也不是一笔钱就能交代的事。

网友@陈志远：我觉得钱该留一些给孩子，但不是全部。毕竟他们的起点和我们不一样，现在社会竞争大，有一笔启动资金会让他们少走弯路。但我也会留足自己的养老钱，免得老了伸手问他们要。我妈以前就说：“自己养自己，才有底气”。



苏菲娅瓦尤妮
服务业员工

在我成长的年代，没有人会去想“退休”这件事，更别说要不要把钱留给亲人。退休、遗赠这些观念，是我来到这里工作后，才慢慢意识到并学会的。

我会将积蓄留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吗？当然会。我可没打算把这些钱留给我唯一的孩子，这点我早就跟他说清楚，这些是我的老本，不是他的零用钱。

这个领悟其实是从我母亲开始的。她生前是摊贩，不富裕，但也算有盈余。很多来串门子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就算母亲不肯借钱给他们，但还是会在他们上门时送他们一些米粮、茶包、饼干之类的东西。可是即便接受过母亲的小小馈赠，在母亲卧病在床，真正需要人关心时，却没有一个人上门。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要自己照顾自己。社会变了，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冷漠。我的儿子知道这件事，他明白，我的退休金不是他未来的财富。但如果我将来有余

钱，会买土地保值。土地我会留给他，因为土地不像现金，不容易一下子花掉。至于日后怎么转名以及费用，他就要自己想办法。我只负责留东西，不负责后续细节。

我理想的生活是有点小房子，宁静致远，无人打扰。我也不考虑跟孩子同住，或者他住上层我住下层，两层不打通，各自生活，偶有交集即可。

现在的年轻人是会主动跟父母要钱的，所以身为父母要懂得保护自己。

网友@李文杰：我每天都在帮客户规划财富，但对自己却不想做那么死板的安排。钱留不留给孩子，要看他们的能力和心态。如果孩子懂得理财、踏实上进，我愿意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但如果只是想着花父母的钱，那我宁愿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去看看世界，享受生活。



 **刘稳健**
游泳教练

我现在是半退休状态，还有工作在身。很早以前，我已经帮孩子置产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能力上还帮得来。很多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但做父母的，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这一代人，找份稳定的工作做到退休，是很自然的事，但孩子出生在80年代，那个时代变化大、不确定性高。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说不干就不干，说换工就换工，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安稳。万一没有工作，就容易陷入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所以我也为她准备了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以防不时之需。

我能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会把剩下的钱留给自己。现在人的寿命比较长，为自己预留的生活费也要更多一些。另外，我也特别留出一笔钱用作养生和医疗保险。我希望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体面地退休，财务上不需依赖孩子。

如果孩子日后想提升自己的技能或工作能力，我也会考虑支持。但如果只是拿来吃喝玩乐，那就免了。我始终记得祖辈的训示：“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成长，但不能让他们堕落。”如果他们因为手头宽裕而失去方向、失去责任心，那样的钱，倒不如不给。那不是帮助，而是在害他们。

网友@王丽华：我来新加坡陪儿子读书已经五年了，我觉得陪伴和教育，比单纯的一笔钱更重要。我希望他长大后记得的，是妈妈在异国陪着他熬过考试周、一起去超市、一起走过大街小巷，而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我会为自己存一笔养老金和应急钱，至于能不能留下额外的钱给他，就看将来的情况吧。我坚信，父母能留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是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而不是一辈子花不完的存款。





林益陞
半退休人士

我是一个人过日子，不赞成那种为了给孩子留钱，自己省吃省喝的做法。

人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过得舒服一点吗？趁着现在还能走、还能跑的时候，多去看看世界，多吃点喜欢的，多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时候，是人生最难得的阶段，房贷已清，儿女又大了，责任已尽，没什么需要顾虑的。

我虽然很会花钱，但我也会留一笔医药费，以防万一。我会尽量活得自在些，而不是每天斤斤计较，想着以后给别人留多少钱。我妈就是个例子，她一辈子省啊省，舍不得买这个，舍不得吃那个，现在失智了，就算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了。

有人说我是单身才这么想，其实不是。我有几个干儿子干女儿，感情也不差，但他们个个都能赚钱，不需要我操心。如果哪一

个真的有困难，或者某些因素限制了他的发展，那我可能会留一点钱给他。但如果是那种整天只会花钱，又不肯工作的躺平一族，我肯定不会留钱给他，因为那样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只会害了他。

其实说到底，钱也不可能花得刚刚好，总不能很精准地在离开人世时刚好花完。举个例子，我现在住的房子，到时候自然就会留给他们，这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

网友@陈晓彤：我觉得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最重要。媒体行业变化快，收入不算稳定，所以我会留一笔应急金防身。至于孩子，将来有能力就自己闯，有困难时我会帮一把，但不会一直兜底。故事里的主角，最终还是他们自己。



吕光汉
印刷厂老板

我没有特别想过“钱要不要留给孩子”这种问题，我的想法是“顺其自然”。

我没有固定的做法，也不会预设太远的计划，一切视自己的生活状态而定。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时候是一步一步走，看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说再多也没用，没人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将来会遇上什么状况。

有些事不由我控制，比如健康，不是我说存多少、留多少，就一定用得到或留得住。保健储蓄户头里的钱，如果用不完就是孩子的，但那是体系决定的，不是我特别安排的。

我不会为了孩子而省吃俭用。该花的我还是会花，该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去旅游，不会因为有了下一代就什么都舍不得。

至于我所创立的公司，我已经确定儿女不会接手。如果哪天我退休，公司就

结束了，除非刚好有人愿意接棒。现在是我自己跑业务，如果没有人跑，那就结束它，没什么好可惜。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真正退下来了，生活也会简单很多，车子不用了，开销自然也会减少。关于未来，我已经立好遗嘱。至于最后能留多少，说太早也没意义，日子还得一步一步走。人生的事，很难一锤定音。

网友@KEN：不是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做父母的不能太过照顾，有本事的，即便不用我照顾，也可以闯出事业；没本事的，给他金山银山也会花光。再说，儿女也有自己的想法，你给，他们不一定会收下，很多传统的家庭生意，想传给他们，还会被嫌老土呢！除非你是特朗普。



感谢舌尖上的狮城及其粉丝参与话题讨论。期待更多人参与这个跨平台的讨论。

从厨余到艺术

蛋壳、咖啡渣等厨余变成可塑性黏土，
让“垃圾”化身为艺术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体。

文 | 钟芝娜 图 | 受访者提供

厨余未必是垃圾，如果与黏土混合，也能制成坚韧的陶艺泥土，不但环保还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Ferticlay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充分利用厨余的剩余价值，将其转化为宝贵的黏土造型材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掀起了波澜。



探索不同垃圾的可行性

27岁的智俐（Jodie Monteiro）是Ferticlay的联合创始人。她毕业于拉萨艺术学院，虽然修读的是室内设计，但向来对废料利用深感兴趣。回忆自己接触陶艺的契机，她说2020年冠病疫情阻断期间，她为最后一个学期的实习做准备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黏土配方，并开始在家尝试制作陶艺黏土。然而她很快发现，这种配方味道浓重且浪费资源。为了减少浪费，她从叔叔家的花园里挖出天然泥土，并以蛋壳取代面粉，成功制作出第一批环保黏土。

邻近毕业时，学校推出了一个新项目，旨在鼓励设计专业的学生将他们的项目转化为创意企业。智俐用这个黏土项目成功申请到了场地，之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参加了五场不同的比赛，并因此结识了她的联合创始人，成立了一家公司继续推进这个事业，于是Ferticlay诞生了。

智俐说，她最初用的是蛋壳，后来又开始尝试其他种类的二次食物垃圾，例如咖啡渣、茶叶、香蕉皮等，她的目标是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丰富黏土的组合成分，同时确保容易使用。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实验，尝试不同的垃圾配比。结果显示，蛋壳和咖啡渣最适合作为黏土配方的粘合材料，而且这两种材料也容易找到。

团队也使用人工过滤方式，为黏土废料清除杂质，以降低制作过程的碳足迹。虽然手工过滤更耗时费劲，但也更贴合公司的绿色环保理念。甚至不少员工觉得这个过程有意想不到的疗愈功效，可以让他们抛开杂念，变得专注。



智俐去年到清迈参加一个土坯建筑课程，用黏土、稻壳和稻草，搭建一座房子。

从动物雕塑到家具制作

公司出品的环保黏土，可完全被生物分解，耐用性比一般黏土废料高，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能。他们经常举办工作坊，让公众亲手接触和使用环保黏土，进行手工制作、艺术治疗与创意思考等不同活动，传达环保意识。

智俐说，他们曾经与星展银行合作一个项目，让银行员工利用环保黏土制作各种陶艺品，并把它们作为圣诞节装饰摆放在公司，几个月之后再重新利用这批黏土，制成春节的装饰品。整个项目历时六个月，员工亲手用环保黏土发挥创意，制作可循环利用的装饰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团建项目。

目前，公司设有生产部、工作坊和市场部，之前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在工作坊上，接下来智俐会聚焦在寻找其他创新解决方案上。“之前我们做的产品多是动物雕塑、植物装饰花盆等，现在我也开始探索用这些环保黏土制作更大一点的物件，例如家具、长凳、砖块、临时墙板等。”

持续寻找新材料

不断寻找制作黏土的材料是个挑战，也是她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们为拥有过剩垃圾的公司提供共创模式，将其转化为新产品，而不是直接将垃圾送往焚烧炉。我们目前正与酒店、餐厅、饮料店和食品制造公司合作，收集他们的垃圾，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这种方法不仅促进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也为我们和合作伙伴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



除了持续寻找新材料，公司还面临其他挑战。智俐说，目前团队很小，办公空间有限，而且材料的局限也导致他们不可以做大的项目，这些都是她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对于学室内设计智俐来说，从事可持续发展有时也令她感到孤单，当其他朋友聚集在一起时，她做这个小

众的行业似乎总是格格不入，但她也时常能从工作中获得满足和肯定。

她说，每次做完工作坊活动，都会从顾客脸上的笑容中得到很大的满足感，“看到顾客用泥土、厨余等日常材料创作出精美的陶器或雕塑，我真的觉到很



幸福，也希望这份工作能长久持续下去。”

Ferticlay不仅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尽力，职员也多数是弱势人士或其他特殊群体。智俐解释，她的父母都是培训师，平时也与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有联系，看到父母积极参与培训这些群体就业，她也受到激励，希望招募这些边缘群体，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妈妈。

这也是公司不使用全自动化流程的原因，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供一个对社会有利的平台，也让弱势群体有了新技能和融入社会的机会。

把咖啡渣、蛋壳等（小图）变成环保黏土的材料，制作出各种，或古朴、或可爱、或雅致的陶艺品。

棺材街上的马打厝

警署、棺材铺与咖啡店，交织着拘禁、死亡与市井烟火。

文 | 王振春 图 | 新报业媒体提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殡时运载棺木的罗厘，采用纸或布制的“棺罩”，以彩色色调为主，往生者身穿古式寿衣，家属披麻衣戴孝。照片背景是毕麒麟街洪振发寿板店。

本地首家寿板店是哪家？

1912年来自福建南安洪诗嘉，在毕麒麟街开设新加坡第一家寿板店，取名“洪振发”。

随着其他同行陆续加入，洪振发的生意也扩大，同一条街拥有七八家店面，毕麒麟街因此有了“棺材街”的俗称。

洪振发寿板店历经百年岁月，如今已发展成洪振茂集团，提供多元化殡葬服务。

毕麒麟街 (Pickering Street) 很长，中间隔着桥南路，上段是大人街，下段俗称棺材街，非常出名。

毕麒麟街出名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条街名“毕麒麟街”取自人名，毕麒麟是殖民地时代“大人街”的总舵主。大人街是当时的华民护卫署，毕麒麟是华民护卫司，专门管新加坡华人的事务。

毕麒麟街出名的第二个原因是，昔日这条街有几间棺材店，晚上月黑风高时，整条街阴沉沉，加上街灯昏暗，路上很少行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人心惊胆跳。当时的华人往往把毕麒麟街叫做棺材街。

中学生与政治犯都待过

时过境迁，毕麒麟街早已没有了棺材店，棺材街这个叫法也不复存在。

想当年，毕麒麟街左边的第一间建筑物，高大堂皇，很多人叫它“玻璃马打厝”，也有人叫“一号马打厝”，因为它是中央警署，在殖民地时代的几十个警署里，它是老大，即警察总部，所以民间称“一号马打厝”。那块地如今已变成珠宝中心大厦。

其实，“玻璃马打厝”是叠床架屋的一种重复叫法。“玻璃”是英文“Police”的谐音，意即警察；“马打”是马来话的“Mata”，即警察的意思，所以“玻璃马打”是警察一词的重复。“厝”是闽潮琼语“屋子”的意思，“马打厝”意指警察局。

我记得童年时，长辈提起这间警署时，都是用“玻璃马打厝”。当年那些出名的政治犯，都是先关在这里，之后才转送到樟宜监狱。

1962年我在华义中学求学。有一次骑脚踏车上学途径“玻璃马打厝”时，被警察半路拦截，要我进马打厝。我没有犯法，却无端端被拉进马打厝，说不害怕是假的。记得当时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和几个人并排坐在椅子上，十多分钟后才打开房门让我们出去。

那天上学迟到了，事后才知道，原来被拉去做“道具人”，跟几个也是在路上被拉去的路人，跟一个嫌犯坐在一起，让门外的一些受害人从门缝里认人。那真是叫人心惊的经验，万一受害人错把冯京当马凉，认错了人该如何是好？

“玻璃马打厝”就在棺材街上。有个姓翁的画家告诉我，1960年代有一次他搭德士到毕麒麟街，好心的司机对他说：“你要到的是棺材街，那边有几间棺材店，叫‘洪振发’的那间很出名，以后你只要讲去‘洪振发’或棺材街，德士司机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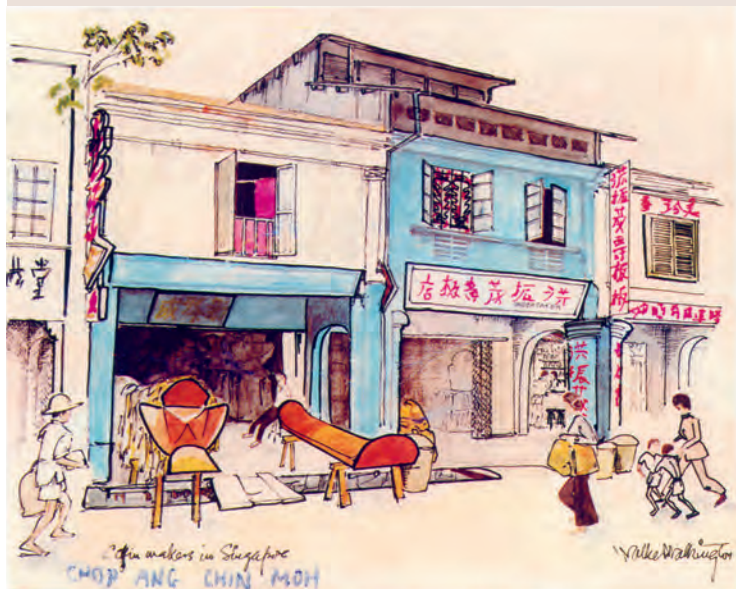
以前的棺木...

以前的中式棺木，最重的超过200公斤，现在的约在65至130公斤之间。出殡时运载棺木的罗厘，是采用纸或布制的“棺罩”，以彩色色调为主。

至于火葬方法，则是用木柴烧棺木，需有人不断在炉底下添木柴，最高温度达300至400摄氏度，需要烧一天一夜。现在使用电气加煤气，温度可迅速升高到900至1100摄氏度，90分钟就能完成火化过程。

此外，那时候的棺材店，除了展示四到六口不同样式的棺木之外，也是囤积树筒、加工木料和打造棺木的地点，因此需要很大的工作场所。因此，毕麒麟街直到六七十年代还保留“棺材街”的俗称。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从洪振发寿板店旧时店面的绘图中，可以想象昔日当街制作和摆放棺木的情景。（图源：洪振发生命礼仪）



国家发展部也曾坐落在毕麒麟街。



1958年7月7日至12日举行新加坡警察周时摄。
图为中央警署开放，吸引了许多市民入内参观。

帮嫌疑犯买香烟

可见，比起毕麒麟街，棺材街更多人懂，因为当时这条街有不少棺材店。据当时住过毕麒麟街的三哥说，“一号马打厝”的一些窗口，正对着毕麒麟街的棺材店。他曾看到有些被关在“马打厝”的嫌犯，隔着玻璃窗哀求棺材店的伙计，帮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买香烟，或代打电话回家请家人来保释，而棺材店的伙计通常也会帮忙。

嫌犯获保释后，会买一两包香烟答谢棺材店的伙计。三哥说：“有一次新加坡戒严，整条毕麒麟街，只有一间咖啡店做生意，而且营业24小时，专卖茶水给警署里的警察。”

童年时，我在毕麒麟街住过两天，因为我的三叔，在毕麒麟街有间咖啡店，为了找堂哥玩，我在咖啡店楼上睡了两晚。三叔的咖啡店开在棺材店隔壁，那时的人，谁会一大清早来这里喝咖啡，难怪生意不好，开没多久便关门大吉。



牛车水死人街。

死人街在哪里？

棺材街的俗称因棺材店而起，而死人街也是顾名思义。

牛车水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硕莪街（Sago Street），开埠初期，这条街有制作硕莪粉的厂。硕莪是一种热带植物，树身粗松，去除外皮后可绞磨成粉当食材。这条街旧时称为“戏院前街”。

随着时代变迁，硕莪厂没有了。倒是旧式的殡仪馆来到了这里，还有前面的硕莪巷，广东人称为“大难馆”，也叫这条街为“死人街”。这条街早年有一座小庙，因此，也叫“庙仔街”。

广东人称殡仪馆为“大难馆”，意指死亡是人生最后的大劫。大难馆也为末期病人设立养病所，就设在大难馆楼上，让临终的老人在这里“熬”时间。

养病所设备简陋，只提供铺着草席的木板床和伙食，在那里度过最后岁月的主要是当地街坊，梳起不嫁的老妈姐，还有一辈子都赎不了身的妓女。也有家长将红包放在垂死的婴儿怀里，遗弃在大难馆门口。

高峰期，养病所一层楼住上十多个病人。能够自理者收费每天1元，无法自理的收块半钱。养病所床位短缺，病人便被安排在大难馆内寄宿。大难馆内分成四个摆放尸体的隔间，出殡前才移到棺材里。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下期预告：大人街上的大人街

“五帮共融”系列之福建人 闽帮200年 传承足印

从义学到医院，从供水到大学，
几代福建人民如何奠定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基石。

资料来源 | 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图 | 新报业媒体提供

新加坡的五帮之中，闽帮人口最多、势力最强，在早期帮权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这里最早的福建公冢——恒山亭建于1828年，距离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仅相差九年，至今，已近200年历史。

闽帮的特色之一在于其领导结构乃由马六甲的侨生家族主导，这些家族在较早时就举族移居新加坡，在本地建构起闽帮社会，建立了海外的第二家乡。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等新加坡重要的闽帮家族均源于马六甲，在两地华社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威望。



第一间闽人义学——崇文阁

新加坡在开埠后的第10年，即1829年，有传教士汤生氏记载当时本地有三间华文私塾。其中一间坐落于北京街，以闽方言教学，不过仅有22名学生。直至陈金声创办崇文阁（1849-）和萃英书院（1854-1954），本地各方言籍贯学校才开始普遍出现。

陈金声于清道光29年（1849年）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崇文阁。他也捐地创办萃英书院，并向几位闽商



萃英学院学生上课情景。

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

1899年，福建帮的林文庆，捐地创立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中华女校（今新加坡女子学校），其妻黄端琼亲自执教。宋旺相和邱菽园亦参与学校的筹创工作。

陈嘉庚也是致力教育的闽帮领袖，于1906年创办道南学校，1912年创办爱同学校，1915年创办崇福女校（今崇福学校），1947年创办南侨女子中学（今南侨中学）。创办女校，无疑提高了女子的识字率及社会地位。1919年，陈嘉庚率众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

和店家筹募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这所义学很快成为本地著名的华人学府。1870年代，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华汉在其著作提到萃英书院有两名教师，学童百人。

闽帮管理的萃英书院，也委任专员定期检查学生的课业成绩和教师表现。萃英书院每年的年考试成绩会登在华文报上。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也受邀鉴定萃英书院的考成绩。1892年，诗人及时任总领事黄遵宪就曾参与鉴定成绩。这激励学生考取佳绩，进而促进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于英文教育，闽帮先贤亦贡献良多。1875年，章芳琳创办章苑生学校，免费教贫家子弟英文。陈嘉庚也曾资助英华学校及莱佛士学院。闽帮人在新加坡兴学的贡献有目共睹，1955年陈六使更发起创建南洋大学，是当时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

你可知？



高甲戏。图为中国晋江市高甲柯派表演艺术中心于2016年来新加坡晋江会馆呈献的《公子游》。

本地最早的福建剧种是哪个？

高甲戏。表演必须搭建高台，演员穿甲持戈，故称为高甲戏。表演形式汲取自提线木偶戏、梨园戏、徽戏、弋阳腔和京戏。随着台湾歌仔戏传入新加坡并越来越受欢迎，其他福建剧种逐渐式微。歌仔戏成为本地主要的福建戏表演。

本地闽帮最早的领导机构是哪个？

1828年创办的坟山庙宇恒山亭，仿照马六甲青云亭和宝山亭模式，同时处理闽南人在新加坡的生活问题，是闽帮最早的领导机构，虽不以“会馆”为名，性质上却是外庙内馆。1843年建立的天福宫也不限于庙宇，正如其碑文所述：“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说明其重要的社会地位。

贫民医院——陈笃生医院

19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医疗设备尚不完善，贫苦大众深受各种疾病侵害。据1845年9月23日《海峡时报》报道，当年新加坡华人有3万6000人，其中三分之一在贫困线上挣扎，每年约有6000人挨饿，逾百人饿死或病死街头。陈笃生身为闽帮侨领，于1843年至1850年间，为饿死街头、无法入殓的亡者提供了1032副棺木，总值西班牙银元1073元3分。

1844年，他率先捐出7000西班牙银元，在珍珠山创办贫民医院，1861年医院迁至实龙岗路（广惠肇留医院现址）。1909年4月21日，医院再迁至摩绵路一带现址，直至今日。2001年，陈温祥之子陈柔浩（陈笃生第五代裔孙）捐10万元在院内设立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陈笃生医院已发展为本地第二大急症综合医院。



1920年的陈笃生医院。（图源：新加坡文物局）

捐款解决供水问题



陈金声喷泉。摄于1980年。
破裂处已修复，如今坐落在滨海公园。

新加坡开埠之初也面对供水短缺。1845年11月，陈笃生向殖民地政府倡议建造两个水箱，方便一般人使用。1846年3月19日《新加坡自由西报》报道，陈笃生与欧籍商人詹姆斯·史蒂芬联合捐款在大会堂（今旧禧街警察局）设两个水箱，完成此事。10年后的1857年，陈金声甚至拨款1万3000元叻币予殖民政府发展自来水供应系统，为新加坡人提供干净且便利的水源。饮水思源，政府为纪念陈金声的善举，建造了陈金声喷泉。它矗立在新加坡滨海公园，见证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资料来源：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方言群》（许源泰）、《新加坡闽帮教育事业》（许源泰）、《新加坡闽帮的公共慈善事业》（许源泰）

天福宫内有皇帝御笔？

不错，悬挂在天福宫正殿中最高处的《波靖南溟》匾额是清朝光绪皇帝于1907年（光绪33年）所赐。这块由九条龙环绕着的匾额上部正中处横置一个铜制圆筒，2008年被打开，内藏光绪御赐真迹“波靖南溟”这四字的御书真本。



历史悠久的天福宫吸引不少游客到访。



扫描二维码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资料来源：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新加坡闽帮会馆文化》（许源泰）、《联合早报》

一碟饭的多元滋味

从华人传统的经济菜饭到娘惹、到马来风味，一道道述说多元文化融合的味蕾风景。



杂菜饭几乎是每个小贩中心或咖啡店的常见摊位。它又被称为“经济菜饭”，价格实惠，通常人均消费不超过5元。相较于中国南方的食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杂菜饭受多元种族文化影响，菜色更为丰富。

中式杂菜饭由简入繁

由华人经营的杂菜饭多是连锁摊位，由中央厨房统一处理食材，再送到摊位烹制。但识途老马更爱光顾菜品有特色的个人经营摊位。

后港3道第6座组屋楼下的金华美食店，原是后港人的隐藏版好料，但这两三年被网红和媒体竞相曝光，原因是10多年来不起价。即便2024年因物价高涨，两菜一肉从2元调至2.50元，还是非常实惠。必点是咖喱鸡、卤肉和香脆的鸡翅膀。

在全岛有三个摊位的海洋咖喱鱼头，是少数也卖现煮菜肴的杂菜饭。娘惹式砂煲咖喱鱼头偏酸

少辣，特别开胃。除了招牌砂煲咖喱鱼头，还有一些其他摊位较少见的菜肴，如自制乌打、

辣炒啦啦和蚝油苏东。用餐高峰期的长龙，是受欢迎的铁证。

大巴窑1巷第125座组屋楼下的666菜饭粥，每天有不同的豪华特色菜，价格都在6元以内，如炸三文鱼、炸石斑鱼、红烧和牛、羊排和大虾球，以满足愿意宠宠自己的食客。



文 | 陈爱薇

图 | 陈爱薇、新报业媒体提供

潮州粥和海南咖喱饭

本地还有另两类具贯穿色彩的杂菜饭。首先是潮州粥，粒粒分明，粥底清澈如汤。琳琅满目的菜肴有蒸鱼、氽汤白肚鱼、带膏蒸苏东、自制鱼饼、卤鸭和三层肉等。配粥“咸料”也不能少，如咸菜、咸鱼、咸蛋、银鱼仔和冬菜肉饼。

海南先辈较迟下南洋，只能到洋人、土生华人和日本人家庭打工，也因此学到各家烹饪技巧。黄循财总理在2024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比喻为一盘道地的海南咖喱饭，因为它汇集了西餐炸猪扒、娘惹咖喱鸡、印度咖喱香料和华人卤汁，只有在新加坡这个多元和包容的社会，才能找得到这么独特的美食。

另一特色是以各种酱汁浇饭，包括咖喱汁、印度咖喱汁和卤汁，把整盘菜饭“淹没”在酱汁中。

娘惹菜肴工多味浓

众所周知，娘惹菜大多耗时费劲，一般只能到餐馆品尝。所以，打着娘惹旗号的杂菜饭令人欣喜，花不到10元，就能品尝几道娘惹菜。当然，摊位卖的不全是娘惹菜，较多是其他摊位常见的菜肴。

Yummy Nyonya Peranakan在金融区马吉街熟食中心（Market Street Hawker Centre）二楼，已经营十多年。食客对仁当牛肉的评价很高，牛肉软化成肉丝，肉味浓郁，糅合香料和椰浆。其他菜肴有仁当鸡、咖喱鸡、黑果鸡、咖喱虾、苏东、咖喱杂菜和娘惹杂菜等。

另一家在马林百列熟食中心的Emmanuel Peranakan Cuisine，提供以碟豆花染成蓝紫色的椰浆饭。娘惹五香包裹猪肉碎，外脆内香。仁当鸡酱汁不会太辣，鸡肉软嫩入味。酱焖卤肉（Babi Ponten）

则是偶尔才会出场的功夫菜。将长豆切粒后炸成菜饼，也是比较少有的。



马来风味同中求异

马来杂菜饭以咖喱为主，因源头不同而有所差别。常见的是同时售卖印度煎饼的杂菜饭，一般由印裔穆斯林经营。他们会提供鸡、鱼和羊肉咖喱，让食客蘸点印度煎饼。蔬菜选择不多，一般只有炒包菜、马铃薯或长豆，加入黄姜粉和其他香料，所以带淡黄色。

印裔穆斯林经营的杂菜饭Nasi Kandar，是马来文“扁担饭”的意思，从前是挑扁担沿街售卖，从马来西亚传到新加坡。橘黄色香料饭Nasi Briyani以巴斯马蒂香米烹煮，比较干松，咖喱会比较辛辣。



源自印度尼西亚的Nasi Padang，以苏门答腊西部的巴东命名。用各式香料长时间炖煮的仁当不能错过，特别是仁当牛肉，也有鸡肉和羊肉。同样是咖喱，巴东咖喱会更有层次和风味，不一定很辣，有时会带甜味。

桥北路的Warong Nasi Pariaman是新加坡著名的巴东饭业者，始于1948年。最具特色的炭烤肉类及仁当牛肉，伴有最闪亮的配角“Belado”辣椒酱。

1992年起在甘榜格南一带售卖巴东饭的HJH Maimunah，从2018年起连续七届列入米其林的“必比登推介”。除了仁当牛肉，以多种香料腌制的苏丹式烤鸡也值得推荐。还有烧酒螺，以奶黄色椰浆香料汁烹煮后，逐个把肉挑出来吃。

要在新加坡尝试不同族群的美食，杂菜饭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手指发麻莫轻视

不只是疲劳与劳损，亦可能是大病先兆。

文 | 新加坡北京同仁堂中医师吕旭弘 图 | iStock



人不停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人体也是一样，五脏六腑不断地运行，气血沿着经络不停流动，为的是保持阴阳平衡和身体的活力。如果气血通畅，身体就健康；一旦不通，气血堵塞，病就来了。

手指发麻，看似小事，其实可能是气血没能顺利到达指尖，经络开始堵塞的信号，得认真对待。



① 哪些人容易手麻？谁是气血运行不畅之体？

1. **久居少动者：**久坐久卧常伏案工作，气机不宣，血行不利，最易见麻木、沉重之象。

2. **情志郁结者：**肝主疏泄，若思虑过度，郁怒内伤，则肝气不舒，进而气滞血瘀，末端不荣。

3. **年高体弱者：**年逾中老，正气渐衰，气虚不能生血，血虚不能濡养四肢，阳气不足，经络闭塞。

4. **妇女更年期：**阴阳失衡，气血不调，肾精亏虚，亦多见夜间手麻、足冷等。

5. **高风险慢病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有中风家族史，气血浊滞之患易发麻木。

② 手指发麻，何种疾病先兆？

1. 中风先兆：现代医学称之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中医则谓“风邪中经”“经络闭阻”“痰瘀互结”所致。常见手指、面部麻木、口眼歪斜、语言不利、步履蹒跚等。风为百病之长，风性善行而数变，常为中风始因，应急诊急治，不能坐视。

2. 颈椎病：颈椎退化压迫神经，多表现为上肢麻木、无力、酸痛。中医视为“项痹”，多由风寒湿邪侵袭筋骨，加之气血虚弱，经络不通，久而成痹。常见于低头族、电脑族、老人，需推拿、针灸通络。

3. 腕管综合征、手机肘：常因久用手机、鼠标，手部劳损，正中神经、尺神经受压。中医谓之“劳损伤络”，多属气滞血瘀，络脉不利，宜以活血化瘀、舒筋通络之法治之。



4. 糖尿病与气血亏虚：糖尿病人末梢神经循环差，手足麻木、刺痛，乃“气虚生痰、痰瘀互结”，当扶正祛邪、补气养血兼祛瘀。



③ 晨起手麻，与更年期有关？

夜寝而手麻，多因“气血运行不畅”与“体位压迫”。睡姿不正，压迫经络，气血未能通达四末。中医谓之“气滞血瘀”“阳气郁闭”。若见妇女年过四五十，兼有心悸、潮热、情绪波动，乃肾阴亏虚，肝阳偏亢之更年期表现，应以滋阴潜阳、通络活血为治。

④ 如何缓解与预防手指发麻？



针灸
推拿正骨
拔罐/刮痧
中药内服
艾灸温阳

百会、风池、合谷、内关等穴，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疏通筋脉、松解结节，调整脊柱与关节位置，使气血运行无碍。发汗解表、行气活血，祛除寒湿瘀滞。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血瘀者用血府逐瘀汤，肝郁者用加味逍遥散等。艾灸神阙、关元、足三里等穴，助阳气升发，温通经脉。



饮食调理
运动养生
作息有度
远寒避湿

常食当归、黄芪、红枣、枸杞，可补益气血、温养经络。太极拳、八段锦、气功可调和气血，柔筋舒络。避免久坐久卧，避免熬夜损阴，保持情志舒畅。天寒要保暖，特别注意肩颈与手部的保温，忌穿湿衣、湿鞋。

手为心之所使，十指连心，麻木不只是疲劳，更可能是经络失养、气血不行之警讯。

中医讲“不通则痛、不荣则麻”，一切痛麻病变，皆源于气血运行之异常。当你发现手指微麻，不妨问一问自己：是气滞？血瘀？寒凝？劳损？是肝郁化火？还是肾虚气弱？

若能早察早调，不仅能防中风、疗颈病，亦可保经络通畅、气血流转。

气血如水，经络如河。身体保持着气血通畅，才是健康的根本，可别让身体的“交通”在小地方堵塞了。手指发麻，不只是个信号，更是提醒你及时调整的一个契机。



灵石世界的凝视

山水、百兽与人影在石中浮现，唯有静者能见。

文：罗一峰 图 | 熊俊华

收藏者林禄在是一名画家，住在东部一栋两层的店屋中。楼上是他的居所，楼下既是工作坊，也是石头的藏室。

绘画之外，他酷爱收集未经雕琢的天然石块。他说，每一块石头都不可复制，每一件藏品都独一无二。他并非地质学家，不会着眼于矿物成分、结构或形成过程。他看重的是石头的色彩、纹理与形态，以及那种天然造化所赋予的稀有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的情感触动。

他说，他不是去看石头，而是等石头“说话”。那是一种静坐观照、心神与物交融的过程。石头给予他灵感，于是有了山水，也有了动物园。



山水

在禄在的案头与茶几之间，石头不再只是石头，而是一方深邃天地、一段凝结的山水。

他从自然中拾得这些天然石块，有的如峻岭断崖，有的宛若沙洲浅滩，有的则似远山云影，不加雕琢，不染尘迹。通过巧妙的组合与承托，它们成为一座座微缩的山川。

连绵的山脊、流动的坡势、塌陷的岩洼，甚至空中云影都仿佛得以具象化。无需笔墨，也无需泉声鸟鸣，这些石中山水自有静气，一种不言自明的辽阔与幽微。

山石之间或有植物、陶器、童子、佛像点缀，构成静谧而丰沛的视觉世界。



一丘卧沙，二童对坐；
如在画中，境在无声。



动物园

除了山水，也有“动物”。它们非雕非琢，却似乎生来就带着生命的轮廓，只等有心人辨认。

禄在将一块墨黑石安放在绿植之间，低伏而安静，头微微抬起，身形贴地，显露出潜藏的张力，俨然像是隐藏在丛林中的黑豹。

还有，大象与犀牛结伴而栖。一方体态庞厚，气定神闲；另一方低首卧伏，牛角微翘，沉默中自带坚韧的气息。这些石头，未经人工雕琢，自有其生动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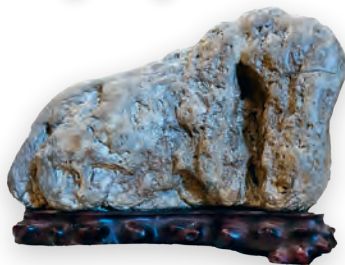
而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两块模糊不明的石头。禄在说，那是兔，但笔者却看见了一头乳牛。有时像这，有时像那，全凭角度与想象。

还有一块石头原本是海龟，乍一看又像贝壳，转个方向竟又似山鸡。在禄在的“动物园”内，石头并不是被定义成谁，而是某一瞬间，“像了什么，就是什么”。一块石头，可能住着三种动物，随角度、光影、心境不同，浮现不同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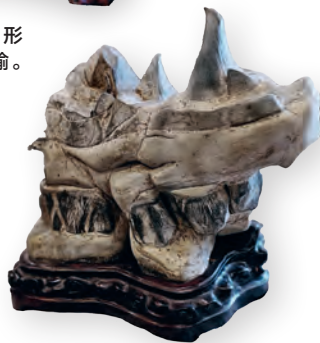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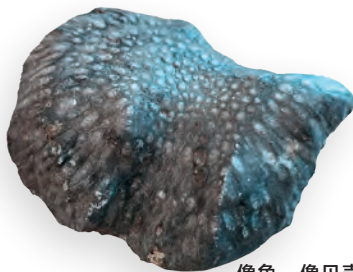
禄在的摆设里，物种不是被确立，而是被发现。他从不强迫石头去变成什么，而是等待它慢慢显露出它可能的那一面。



如鱼跃水面，动感十足，仿佛瞬间凝固的画面。



“大象”与“犀牛”的形象显而易见，不言而喻。



像龟，像贝壳，又像山鸡的石头，在不同的人眼里呈现自己的“生命”。



石纹宛若一幅山水，令人惊艳。



喜欢收藏奇石的画家林禄在。

石中人

禄在收藏的石头中，也栖息着人。它们没有明确的五官，却不妨碍观者从轮廓与气韵中辨认出人的姿态与精神。

有一块黑底石上，一道乳白色纹理如一人垂首入定，静坐于山洞之中。那不是浮光掠影的一瞥，而是一种安住于山壁之内的修行气象，形隐神在，仿佛天地都已静默。

另一块石头被收藏者称为“七仙女”。七人并肩，有的凝立，有的似在翩翩起舞，各具姿态。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块赭红色石头。收藏者说，那是达摩。整体构图拙朴简练，却极具冲击力。虽说不见眼耳鼻舌，却有一股精神气场，俨然是修道者的形象。

这些石头，无需雕刻，便已显现人的意象。但这意象并不局限于具象化描述，而是从结构、色泽、气势中，唤出一种人物气质。石中有人，人中有境，皆非凭空附会，而是恰到好处地，静静等待被辨识的刹那。



（左一）七仙女：石面呈现出轻盈流动的白纹，在黑色基底上跳跃展开，仿若一幅嵌在石中的古代壁画。比起修行者的孤寂内敛，这块石则多了几分人间烟火与灵动生趣。（中间）达摩：浓烈红色部分如披肩僧衣，一抹深灰正中竖落，形似达摩的面容或冥想的神情。（右一）洞中人：未经任何人工染色或处理，洞中人浑然天成。

Island adventures

Bestselling author Neil Humphreys has written 32 books, and many of them are about life in his adopted home of Singapore.

Translation: Hong Xinyi



Neil Humphreys came from humble beginnings. Born in England, he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after his parents separated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At age 11, a humorous essay he wrote about his first school camping trip caught a teacher's eye. When he was asked to read his work at the school assembly, the rapt attention and rippling laughter from his fellow students were intoxicating.

"At that moment, I realised that words had a special power," he remembers. "From then on, I fell in love with writing."

He studied history and politics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where he made a Singaporean friend, David. After graduating and a short stint in finance, he gave in to his wanderlust and visited David in Singapore.

It was 1996, and Humphreys was just 21 years old. Jetlagged on his first night in Singapore, he ventured out of the Toa Payoh HDB flat where he was staying to look for a place to get food. Spotting what looked like a 24-hour coffeeshop, he sat down and helped himself to the snacks and beverages on the tables. Minutes passed before he realised that he had actually stumbled into a Chinese wake.

That was the first of many hilarious stories he would

eventually tell about his life in Singapore. What was meant to be a short visit turned into a decade-long stay. First, he found a job here as a teacher.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he started writing for a football fan club, which eventually led him to a career as a well-known sports journalist.

By 2006, he had published *Notes From an Even Smaller Island*, *Scribbles from the Same Island*, and *Final Notes from a Great Island*. He felt like he had explored every inch of Singapore. Maybe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So, he decided to move to Australia with his wife. They spent five years there, becoming parents to a daughter. But the slower pace of life was hard to get used to, and it never felt like home. He missed Singapore a lot.

In 2011, the family returned to Singapore. Today, his daughter is a teenager who speaks fluent Mandarin, thanks to Humphreys' insistence that she learn Chinese in school.

For him, Singapore may be conservative, but it's safe. Life can get expensive here, but everything from transport to food can also be accessed conveniently.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writing, Humphreys is also a part-time radio broadcaster, public speaker,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is self-deprecating humour and keen observations of his adopted home have left a mark here. In turn, Singapore has also influenced his own growth.

He first heard about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from a 10-year-old student here. Back then, the idea felt transactional to him — parents invested in their children, who would in turn support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grew up. This seemed at odds with the Western notion of letting children pursue independent lives, without expecting anything in return.

But over time, as Humphreys observed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in real life, he realised that it was not so much about material support but rather emotional care. "That has made me reflect on my own relationship with my mother, and how I show her care and support."



What makes Singapore liveable?

New immigrants share their thoughts on what makes this a good place to live, work, and play.

Translation: Hong Xinyi

JEAN LEE

(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Ipoh)

Lee first moved to Singapore in the 1970s when she was a teenager, and worked at several hair salons before going to England to study hairstyling further. Upon her return, she opened her own salons in Orchard Road. Even though she has faced her share of challenges over the years, the kindness of her friends, customers, and colleagues has helped her to weather the tough times.

"Singapore may be small, but it's a place that many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she says. "Singapore taught me how to respect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Her customers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fter so many years, we have become part of each other's l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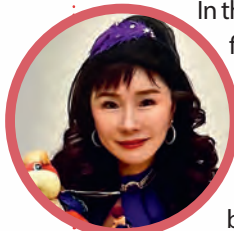


LINDA MA

(Employment Pass, originally from Jakarta)

In the early 2000s, Indonesia was experiencing financial turbulence. So gallery owner Ma decided to move part of her business to Singapore. At the time, the visual arts sector here wasn't vibrant. But she felt the country could be a stable base for both her family and business. As the years

passed, she saw how Singapore's art market developed. Today, collectors have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government support has increased. Her Linda Gallery has grown as well, even setting up a branch in Beijing in 2016. For her, Singapore is a fertile space where the arts can flourish, because it's safe, open to the world, and able to nurture both dreamers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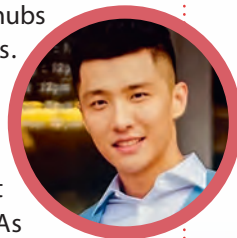


GAO WENQUAN

(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Tianjin)

When Gao arrived in Singapore as a student in 2003, these were the words that came to his mind as he observed his new home — clean, orderly, dense. Today, as an experienced urban transportation specialist, he assesses Singapore through professional lens. As the island's public transport improved, particularly with introduction of the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Singapore's connectivity advanced. Tha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making a city more liveable, he points out.

In more recent years, features such as underground passageways have enabled transport hubs to also become community centres. Meanwhile, local landmarks such as Marina Bay Sands and Jewel Changi Airport are like all-encompassing miniature cities, complete with transport nodes and retail and leisure spaces. As Singapore turns 60, Gao believes that it's both a milestone, and a new beginning. "A city is always progressing, and its modes of transport are its most honest tracks."



**GHAZI ABU TAHER****(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Dhaka)**

In the 1990s, when Ghazi was still working as a captain in the maritime industry, Singapore was a port of call. Struck by its orderly society and education system, he moved here with his family in 2008. "A lot of care is shown for every aspect of life here," he says. For example, the ActiveSG app encourages Singaporeans to exercise, and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are used by everyone from children to senior citizens. Ghazi sees this as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health: "When the sports facilities are at your doorstep, you tend to lead a healthier lifestyle." Sheltered walkways and separate pathways for pedestrians and cyclists also show care for residents, and while medical fees are high,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s good, he points out. In fact, Ghazi sees Singapore as an oasis in a chaotic world. "It might be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religions, but everyone gets along."

**JESSIE YANG****(Permanent Resident, originally from Penang)**

Many music-makers think Singapore isn't a place where they can become superstars. But for singer Yang, its stability is a plus. A mother of two, she had taken part in the Sing Cantonese competition, and had won the Singapore segment. But she decided not to sign a contract that would forbid her from taking on gigs as a resident singer, opting instead to hold on to that source of steady income in Singapore while raising her children.

"Singapore is not a place that's full of romance and passion," she says. "But it's also not rash and rowdy. It lets you live your life, while still pursuing your dreams." So, even as fellow singers have left for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search of bigger stages, she has chosen to stay and carve out her own path.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here is relatively free of complicated rules and networks, she reveals, which also gives her a sense of dignity and freedom.

**AMIT GILBOA****(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Albany)**

Gilboa, a musician and father of four, sees Singapore as a great place to raise children. Public amenities such as parks are easy to access, clean, and safe. Children can walk or cycle to places on their own, without needing to be driven around. These elements contribute to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he believes. Living here has even made him think harder about w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means to him. "Beyond being able to speak my mind, will anyone listen to what I say? Are there channels where my voic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 care more about that," he says. In Singapore, no one has stopped him from talking about policies and making suggestions, Gilboa notes. "If you can say anything you want, but nobody is listening, and no one responds, is that a meaningful freedom?"

**JUNKO TOGASHI****(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Tokyo)**

This translator moved to Singapore in 2003, and admires it most for the efficient way it runs itself. "I've always felt that Singapore's beauty comes from its small size," she says. "It's small, but it looks ahead." From the measures take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things like digital payment systems, everything in Singapore tends to be well thought out, she feels. Costs can be high, but she is still able to enjoy musicals, concerts, and museums. These cultural encounters give her days here texture, depth, and rhythm. "This is not a cultural hub, but it is a relay stop on the global culture circuit." As for food, there is no lack of delicious fare in Singapore. "But you have to be open-minded and try new things."

JASON ZHAO**(New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A data analyst, Zhao moved here in 2005. His assessment of Singapore is measured. Almost anything a household could want is pretty easy to obtain, and public housing is fairly accessible and close to amenities. However, car ownership here is very expensive, and local TV programmes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Zhao appreciates the accepting mindset that makes a harmonious multicultural society possible. H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build on its accomplishments in public safety and development, and consider more agile forms of putting policies into practice, as well as more channels for receiving public feedback. Liveability is not just about material things and convenience, he says. It is also about culture and everyday experiences.



Five In One Series: Hokkien Singaporeans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eries about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ho settled in Singapore after 1819,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civic contributions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This group established itself relatively early, and became the largest of Singapore's five main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t wielded the most influence, and its leaders primarily came from prominent Chinese families with roots in Malacca.

Translation: Hong Xinyi



Pioneers in education

One of these leaders was Tan Kim Seng, who founded Chong Wen Ge (1849–), Singapore's first free school for Hokkien students; and Chui Eng Free School (Chui Eng Si E, 1854–1954), which became a prominent Chinese education institution.

Other leaders soon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In 1899, Lim Boon Keng, Song Ong Siang, and Khoo Seok Wan established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the first school for Chinese girls on the island.

Tan Kah Kee founded Tao Nan School in 1906, Ai Tong School in 1912, Chong Fook Girls' School (now Chongfu School) in 1915, and Nan Chiau Girls' School (now Nan Chiau High School) in 1947. In 1919, he led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now Hwa Chong Institution), the firs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in Singapore. In 1955, Tan Lark Sye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Tan Tock Seng Hospital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Singapore's Chinese population was poor, and medical facilities were sorely lacking. The situation was so bad that between 1843 and 1850, Hokkien leader Tan Tock Seng provided over a thousand coffins for those who had perished in the streets due to starvation and illness.

In 1844, he decided to set up a hospital for paupers in Pearl Hill.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an Tock Seng

Hospital, which is now located near Moulmein Road and has become Singapore's second-largest acute-care general hospital.

Solving the water problem

Water supply was another major challenge in 19th-century Singapore. In 1845, Tan Tock Seng proposed to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at two water tanks be built to supply water to the public. The following yea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reported that Tan Tock Seng and European merchant James Stephens had donated funds to turn this idea into reality.

A decade later, in 1857, Tan Kim Seng donated 13,000 Straits dollars to develop Singapore's first reservoir and public waterworks, which enabled the public to more conveniently access clean water. To commemorate his generous contribution, the government built the Tan Kim Seng Fountain, which now stands at the Esplanade Park.

Did you know?

- Gaojia opera, which features an elevated stage and armoured costumes,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Hokkien opera in Singapore.
- Heng San Teng, established by 1828, was the earliest Hokkien temple and cemetery in Singapore.
- The Thian Hock Keng temple, set up in 1843 by Hokkien leaders, has a plaque featuring the calligraphy of Qing emperor Guangxu.

Scan this QR code
to read more on Culturepaedia



A meal of mixing and matching

In Singapore, eateries that serve rice accompanied by your choice of various dishe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Hong Xinyi

ECONOMIC RICE OR MIXED VEGETABLE RICE

The economic rice stall at Goldhill Family Restaurant at Hougang Avenue 3 Block 6 is known for its affordable prices. Try the curry chicken, braised meats, and chicken wings.

At Ocean Curry Fish Head, which has three branches, don't miss the claypot fish curry and homemade otah.

For more unusual options, check out dishes featuring salmon, grouper, lamb, and Wagyu beef at 666 Cai Fan • Porridge, located at Toa Payoh Lorong 1 Block 125.

TEOCHEW PORRIDGE

In this dish, the rice grains remain whole, and the porridge base stays clear. It's accompanied by dishes such

as steamed fish, braised duck, and salted vegetables.



HAINANESE CURRY RICE

When Hainanese migrants arrived in Singapore, one of the few places they could find work was in the households of British, Peranakan Chinese, and Japanese families.

That's how Hainanese cooks mastered cuisines from these cultures, many of which can be found in Hainanese curry rice. These include Western-style pork chops, Nyonya curry chicken, and Indian curries.

NYONYA-STYLE VARIATIONS

This cuisine is usually labour-intensive and typically found in restaurants. The dishes found in economic rice or mixed vegetable rice stalls can be more affordable options.

Check out Yummy Nyonya Peranakan, at Market Street Hawker Centre, for its rich beef and chicken rendang, chicken and prawn curries, and ayam buah keluak.

Over at Emmanuel Peranakan Cuisine, at Marine Parade Central Market & Food Centre, the nasi lemak is tinged blue using butterfly pea flower. Besides ngoh hiang and chicken rendang, babi pongteh is occasionally on the menu.



TIP

Stalls that prepare food onsite, rather than supplied by a central kitchen, are likely to be more unique.

NASI KANDAR

This originated with hawkers carrying the food in containers slung over their shoulders. Today, this Indian Muslim style of rice serv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urries remains popular.

NASI BRIYANI

This has both Malay and Indian influences, and tends to feature spicier curries. The basmati rice turns a distinct shade of yellow-orange, thanks to the saffron or turmeric added.



NASI PADANG

This originated from Indonesia. It features curries that are more layered in their flavours.

Warong Nasi Pariaman in North Bridge Road was founded in 1948. It's a famous stall, known for preparing food over a charcoal flame, and for its sambal balado chilli sauce.

HJH, is another well-known stall, and has been listed as a Michelin Bib Gourmand eatery. Signature dishes include beef rendang, Sundanese grilled chicken, and lemak siput.



华江 ONENESS

●●● 凝聚华人 汇集新知

电子版杂志上线

扫码注册



 www.sfcca.sg/oneness

即刻申请注册会员
精彩内容免费阅读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